

主月壹八月

本刊已依法呈請內政部
中宣部登記

時代青年

胡適題

第一卷

第五期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九月三十日出版
時代青年社編輯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目 錄

時代青年第一卷第五期目錄

時代現象

遠東的和平責任·····

子 馨

民意的勝利·····

鴻 鈞

國民大會代表的選舉·····

大 可

蓉粵兩案·····

寅 寅

有感於成都及北海等事件·····

子 珍

研究·批評·介紹

崩潰中的中國農村經濟·····

行 一

急應實施之父母教育·····

國 億 山

西京雜記作者版本雜攷·····

徵 青

書評二則·····

編 牛

目錄

2

文 藝

- 同院(小說).....次 珊
- 下工(小說).....桑 萍
- 望子(小說).....
〔易萬瓦如夫作
梁 仁 甫 譯〕
- 秋夜(散文).....嘉 詳
- 無名古墓(詩).....丁 平
- 昏暗(詩).....魯 人

青年生活

- 寫給青年朋友們之四(通訊).....警 民
- 男人(速寫).....李 子 魯
- 豬.....景 壽 仁
- 黃昏.....董 懷 勤

時 代 現 象

遠東的和平責任

子 馨

據最近觀察，世界的危機，好像一天加緊一天，軍事準備，已由消極轉為積極。雖然英國國聯協會會長西薛爾，法國航空部長谷特，西班牙大總統亞查那，捷克大總統貝奈斯，法國前總理赫爾等簽署和平宣言，緩和國際情勢，消滅足以引起戰禍的一切因素，但列強間，依然從事戰爭的醞釀。歐陸今後的演變如何我們姑且

不管，但就遠東而論，現在已經進入緊急狀態了。華北局面，近日更形惡化。×軍接二連三的巷戰演習，已超過了空前的次數，一月來綏東與察北更陷入於非常時期。據莫斯科十八

日電，俄報論「九一八」後的形勢，漸趨尖銳化，紅星報官稱：「××準備在滿洲集中×『滿』軍四十八萬人進攻□□」；真理報謂：「××已將滿洲變為作戰根據地以便進攻□□」，這樣的遠東情勢之下，那有和平的希望？

中國人民酷愛和平的天性是有事實証明的：我們的領土被侵佔了，我們的軍隊，好好的撤退出來，唯恐惹起戰爭；最近兩廣的發動。結果亦因愛好和平勸馬懸崖，共圖國是。中國的當局和一般人民，無日不在造成和平空氣，消滅足以引起任何戰禍的一

切緊張局面。美前國務卿史汀生氏最近所著的「遠東危機之回憶與觀察」一書，曾這樣說：「中國內部文化中之和平性質，實為日下亞細亞主要之穩定因素」，這誠非溢辭。中國人民之所以要求團結，無非爲了求民族之解放與生存，進而與友邦共負維持遠東和平的偉大責任。



民意的勝利

鴻 鈞

中國是個元氣虧損殆盡的國家，祇可保養，不堪任何的摧殘了。生在這個國家的人們，誰都希望牠趕快復原，與人平等。所以凡是想救治中國病的醫生，無論為中西，祇要是真正下工夫，對症用藥，吾們無不竭誠歡迎；雖曰愛之，其實害之，笑裡藏着刀，掛羊頭賣狗肉的先生們，吾們實在不敢推崇。

這次兩廣的異動，調軍北侵，口頭上雖是揭譴抗日，骨子裡却另有作用，事實顯然，無可諱言。幸政府不專顧及體面與尊嚴，抱着隱忍政策，採取和平的方式，與之談判，局面的嚴重性，方始稍減。余漢謀的反正，更加速的收拾了分裂的趨勢。兩廣原為輔車相依，唇亡齒寒，陳伯南赴港

之後，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以為廣西問題自可迎刃而解，孰知桂軍反積極圖粵。和平統一，大有功歸一室之勢。設非蔣委員長之躬親遠涉，誠懇撫綏，則局勢的演變，倒也未可預料。

在民主政治的今日，國家事務係大家的，政府措施的適當與否，人民儘可發表意見，負政治上的一部分責任的地方當局，尤應多所貢獻，俾政府採擇，然而須在合法的條件之下提出，萬不可動調軍隊有所要挾。軍隊原是國家的干城，人民的武力，不是任何人的私有財產，可以隨便支配。

李日二人在過去數年間，確與中央發生不少的誤會，沒能夠一致合作，實令吾人深表不快，但他們在廣西埋頭苦幹的結果，有不少的成績，這

也為不可泯滅的事實。現在他倆鑒於民意的不可侮，已經棄勒馬了，放棄成見，供職中樞，已往的誤會，渾然冰釋。和平統一，得以告成，民族復興，予以奠基，吾人誠不禁鼓舞忭欣。

目前中國不需要內戰，幾乎凡我國民同此心理，設再有敢違反民意者，相信必全國共棄。這次兩廣問題解決的出人意表，固然由於當局的威德所感召，和方法運用的得體，而民意的輿論的制裁，尤具效力，與其謂為中國軍人的絕大進步，勿寧謂為民意的勝利。

國民大會代表的選舉

大可

近日各報載有監察院提議、制定選舉規則，澄清國大選舉；國府嚴令地方當局，苛守法令，人民不得非法競選，並簡派大員，分赴各省區監督指導。似此，國大代表選舉這回事，好像又有什麼弊病發生，吾人實不勝惶感。

國民大會的召集、結束訓政，開始憲政，可稱為劃分時代的創舉。以此集全國之英，共謀國是，於推行憲政、發揚民權上，關係至鉅。代表的選舉，官吏與人民，應依據法規，謹

慎將事，以鄉望素孚，行能並懋之士，為推選標準，不應憑藉勢力，加以操縱，或對某某施以特殊之限制；庶幾真正民意，得以表現，國家尊崇憲政之至意，方不違背。

倘有不慎，再蹈過去之覆轍，衆議員推選的覆轍，強迫利誘，弊竇叢生，代表為高官、民衆是奴隸，這次國民大會召集的意義，即無形失掉，中國也不會自此進入真正的憲政時期。吾人深望官吏與人民共體政府召集大會之本旨，努力做之。

蓉粵兩案

寅

在中日兩國行將調整關係聲浪中

蓉案發生較北海事件早九天，當

、突有此不幸的事件發生，實在令人惋惜之至！

時的嚴重情形也較北海大。據報上所載的消息，謂自日本要求設駐成都之

領事若井抵渝，川民反對，當時同來

者尙有大阪日新聞記者四人，住大川

飯店，二十四日下午五時群衆將大川

飯店搗毀，在混亂中大阪新聞記者二

人被毆，傷重斃命。同時秦熙路交通

公司因涉走私嫌疑亦被搗毀，旋又搗

毀私貨商東大街寶元裕，及益晉恒。

事件發生後，中日朝野皆極關注

。中國當局除電劉湘澈查其象外，並

派專員楊開甲，科長邵毓麟前往成都

調查。日方派駐華書記官松村，以及

槍不，田知花，深町，飛察調查日人

被毆對象。

八月二十六日電載，向日人行兇

之劉成光，蘇得勝二名已當場拿獲槍

決。

北海事件發生於九月三日，因僻

在南海，消息公佈較遲。據報載居住

北海之日人雜貨藥種商中野順三被

暴徒殺害、當時北海地方爲十九路軍
翁照垣部所佔、政府命令未能澈底執
行。嗣後政府當局電李宗仁飭翁部從
速撤退，並派調查員凌士芬偕外交員
二名公安局警察數名乘艦赴北海調查
。日方亦派駐廣州總領事館戶根書記
官松浦警察署長及醫師小林三人，乘
日艦赴北海。

蓉粵案發生後，日本軍部態度強
硬，紛紛調動大批日艦雲集長江及北
海口岸。這種以軍艦作外交後盾的舉
動，我們佔在民衆的立場上，似乎已
經看慣也不覺怎樣的詫異了。但，我
們總希望中日兩民族間的糾紛，應從
速謀根本的消除。不然的話，即如蓉
粵兩案完結，將來其他事件仍舊難免
不再另出新花樣。真是所謂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不過，話又說回來了，失掉東四

省的中國，已成了刀俎旁的一隻柔弱
的羔羊，除掉哀鳴幾聲外。向那兒去

呼籲公理呢！

有感於成都及北海等事件

子 珍

「九一八」事變以後，中日兩國國
民間感情交惡，心理變態。雖在親善
提携，敦睦邦交，雙方政府的鼓勵與
督促之下，依然未臻融洽。吾人確知
中日爲同種同文兄弟之邦，應如何互
相敦睦共維東亞之和平；共存共榮，
以求中日兩大民族之永久延續，惜以
種種糾紛，致乖本旨，誠屬不幸之至
。數年以來，彼此交困，東隣雖聲括
我東北以去，但其前途之暗礁亦正多。

近來兩國政府感於中日問題，不
容長久擱置，均經明切表示，願以
誠懇坦白之態度進行整個國交的調整
，使兩國關係，納入正軌，兩國有知
之士，無不感表欣慰。何圖值茲邦交

，進行轉圜之際，竟接連發生成都及
北海等不幸事件。無論責任究竟在於
何方，而傷及無辜，殊爲遺憾。要知
國際問題之解決，應全託的統籌，不
能局部的應付；應理智的合法的折衝
，不能僅憑意氣的情感的衝動，否則
祇增加環境的困難，結果適得其反。

現在中國和平統一告成，安內似
已做到，深願全國同胞體念時艱，忍
辱耐性，靜待政府作對日外交之談判
，求得中日關係之明朗，甚勿浮躁任
意，致亂全局。猶願友邦認清時代，
排除中日間所以交惡之因素，幸勿小
題大做，節外生枝，使中日間之暗雲
，永無清除之希望。

研究 · 批評 · 介紹

崩潰中的中國農村經濟

行 一

中國人現在都承認中國是風雨飄搖，而想就中國的各種病源開一個起死回生的良方。是的，中國的創傷是多的，但權衡輕重，佔中國重要地位的仍是農村經濟問題。因為中國自古以農立國，兩千年來農村經濟佔着國民經濟的統治地位；雖然鴉片戰役，帝國主義的大炮轟開了中國的海禁，給中國開闢了工商業發展的大路，但是高岸不能遽為深谷，因而這種畸形的發展，仍不能攫取了國民經濟的支配權。所以中國在這種經濟恐慌及農村破產互為因果的連環中，鬧得農民生活陷於困頓，慘淡，破產，流離的狀態，因而政府也只有賴公債外債苟且度日。

猶憶民四，五年間，承「五四」之餘蔭，各種學術空氣極濃，迨北伐成功，國人恆以言多招尤，為明哲保身計，而對此極嚴重之當前農村問題，土地問題，均噤若寒蟬，九一八後，蒙千古未有之國難，東北淪亡，全國唯一之出超海關，遽而喪失，因山河易主，華北亦失去去年約數千萬之關外匯款；而且此後關內過剩人口，失掉一巨大尾閘。當此農村加速破產之下，而帝國主義經濟勢力之入侵亦隨之加劇。自政府「商業自由令」頒後，年入超至十萬萬元之巨。政府一則統制銀行，再則收集白銀，在借外債度日之下，作此最後之掙扎，而農村因政府自顧不暇，致人事欠賦，水災，旱災，蟲災，風災，相繼沓來；又加土匪蜂起，農民死亡流離，慘若地獄。至是政府在此農村破產，救濟農村之輿論高潮中，亦始而有農村復興委員會，繼有稻麥改良所，土地問題始不為一般人所諱言；而山西竟擬實行土地公有，作防共之階，可見此時農村問題，已為當今一般人所注意，因而作者對目下中國農村經濟之崩潰和救濟，作一概略檢討。

(一) 中國農村所具有的自然條件

就現狀來說，中國農村所具有的自然條件，那只有具有特殊性質的黃土了。黃土幾乎分佈在整個中國土地的可耕面積以內，也可以說黃土就是中國人的生命線。那末，我們就應該分析一下牠——黃土——的特質。

黃土的成分中沒有石礫，牠是最容易吸收的物質。含着石灰和黃褐色的土壤。這種土壤具有特殊的性質，遇到了水就分成爲垂直的薄片，並有石灰質的細管貫穿其中，其分佈的形式，極像植物的根；但亦有以水平線形而分成者。德國地質學家李希霍芬曾說過：(註一)

「黃土具有垂直分裂傾向，此種特殊現象，其原因在於特殊之垂直細管組織，毫無可疑」。(李氏原文：

„Es kann keinem Zweifel unterliegen, dass dieses Merkwürdige Phänomen, der Tendenz des Löss zu einer Verticulen Absonderng, in der eigen thümlichen Verticulen capillarexter Seinen Ursprung hat“.
China Vol. 1, P. 61. 本文據維理士英譯重譯。)

李氏之說，本潘萊(Pumpelly)亦極承認之。所以我們可以說，「黃土的特質，不但決定了中國的地質，而且預先決定了中國的農業，甚至中國的歷史」。(註二)

黃土的再一個最主要的特點，便是容易耕種。所以當我們華夏民族興起的時候，即很快地墾殖北方，因而這充滿黃土的黃河流域變成我們的發祥樂土。在英國、在德國，耕種新的土地是最複雜，最化勞動的一件事情，必須由整個的公社來共同進行，才能夠成功；開墾時往往需要由六駕或是八駕牲畜來拖的最重的犁頭和軛。

此外黃土是非常富於營養物質的。(按德國地質學家伏爾脫門的研究，認爲中國的黃土所包含的營養成分，比任何一個歐洲的國家，都要豐富，甚至新興的喀麥龍，北美洲，南非洲，和西非洲的新闢出來的土地。但另一個德國的地質學家哇克男，對此曾與以爭辯。總之，中國黃土是相當的肥沃，可無疑義。)同時也是自己能夠吸取肥料的。牠能很容易吸收濕氣，以及空氣中那些能夠使土壤的生產力恢復的原質。並且下雨以後，吸收的水分遇到了土壤中最下層而富於

營養物質的濕氣，經過毛細管作用，就上升到地面上來，而且帶上來地下一切的營養物質。

有如以上所說，我們就可以知道爲什麼渭水及黃河流域爲我們中華民族的發祥地，部份地講來，中國文化發展的這樣快；並且我們還可以明瞭：歷史上往往經過了最殘暴的戰爭——入寇和暴亂，然而黃土區域，都能夠很快地恢復原狀；更可解釋爲什麼中國的犁具有特殊的形制，而不能深耕。（中國耕種的深度，大約爲十至十五生的。）因爲深耕可以破壞了地下和地面上的毛細管作用，不但無益，反而減少了黃土的膏脂。（這一點，作者很願提出討論，因爲現在一般農業技術改良論者，都主張，中國土地應採用歐美最新式的農具來耕種。他們的理由，是：土壤所含的肥料是有限的，植物的根所及的範圍愈大，肥料的供給愈豐。因此，他們認爲如果採用歐美最新式的犁具，那麼，就可以深耕，就能鬆動大量的土壤，使土壤行間歇休息。這理由頗合乎農業上的土地間歇定律，不過他們忽略了佔有中國土壤最大成分的黃土，具有特殊的毛細管作用）。

不過黃土的劣點，就是：黃土是一種膠性的土質，受到了車輪的重量的傾壓，便很容易變成深約十至十五英尺的崎嶇山路。（這事實在西北一帶，到處可見）。此外黃土最容易溶散，因之北方的河流，都帶有巨量的沙，日久河口淤塞，以致釀成劇烈的水災。有人統計黃河每年要增加 300,000,000 立方生的米突的土。

吾人純粹站在農業的立場來說，中國農業的自然條件不能不算相當的優美。然而，事實上中國大多數的農民在飢餓線上掙扎着。今請看中國農村崩潰的事實。

（二）農村經濟崩潰的事實

一個人的經濟狀況，可以影響到他的生活程度，在農村中決定農民生活程度的，就是土地。吾人今就中國土地分配的狀況觀之，以利研究。中國是號稱四萬萬人的，這數目正確性如何，說者不一。過去民政部調查（一九一〇）爲三四二，六三九，〇〇〇；國務院調查（一九二一）爲三七七，六七三，四二三（蒙古除外）；海關調查（一九二二）爲四四四，九六八，〇〇〇（二十一省）；郵局調查（一九二三）爲四三六，〇九四，九五三（二十一省）；中國人口學家陳長蘅謂（一

九二三)：中國人口爲四四三，三七三，八六〇；燕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許仕廉推測，則爲四萬萬至五萬萬之間(註三)甚至英國的一位人口學者，曾謂中國人口當在三萬萬左右。我們暫以民國二十年二月十一日內政部所發表之數目四萬七千四百萬作標準。

然而中國的土地面積究爲多麼大小？這也有數說，試看下表：(註四)

清 政 府 公 佈	Krausse	Little	Keane	英 文 中 國 年 鑑
4,277,170	4,070,451	4,231,000	4,376,000	4,278,532

我們從上表中姑且以任何數作標準，然而除去高原、山脈，能耕之地，亦只有平原、盆地，及一部份邱陵地，(從翁文灝先生說)，約共百萬方英里，合英畝共計爲六四〇，〇〇〇，〇〇〇，約佔全國面積四分之一，今以四七四，〇〇〇，〇〇〇之人口除之，每人只得一，三英畝，約合華畝九畝。據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伊斯特(East)謂：每人須有二英畝半，(或十六華畝)，方能維持合理的生活。又據美國庫辛斯基(Kucinski)謂：每人維持最低生活，一英畝半即可以。(或華畝十畝)。關於這一點說法也很紛歧，美人白克爾(Maker)即主張中國農民要維持一家五口的生活，全家平均至少須有三，一英畝，(約當華畝二十畝)。(註五)陳重民先生則估計爲十五畝。(註六)前二說係指一個人的合理生活言，在日下中國，農民的要求，僅僅是能夠生活，那裡能談到合理與不合理？那麼，我們以陳氏最低之數目計，每人生活計約在三畝左右，與一，三英畝較，生活應該較近於合理了，而況還有上述的那麼良好的黃色土壤。但是我們且看近年來，農村經濟昭示給我們的事實：

在未揭開事實以前，再來個假定，那就是國際賑災委員會發表的結果，他們說，據調查的所得，中國農民至少須銀幣一百五十元方能維持一家五口一年的過度。然而他們調查了三，〇六二個農村，事實給他們的，乃是下表上的結果。(註七)

每 年 收 入	有一定收入的家數	有一定收入家數的百分比	某個集團在收入數中百分比
一五〇元以下	三,〇六二	八二,五	一九,七
一五〇—一千元	四九〇	一六,六	五〇,二
千元以上	三一	一,九	三〇,一

這是顯示着家庭總數的百分之八二·五，是生活在貧窮的最低以下。再據陳達在成府和安徽湖邊兩村的調查，成府農民的每年平均收入為百三十五元，湖邊為百五十七元。成府有百分之八十在此限度以下。湖邊是八十一個人中，有六十五個是年賺百二十元的工資，去養一家老小，也佔到百分之八十以上。(註八)

但是現象，是不是普遍的呢？由馬扎亞爾書中的徵引，我們可製成下表：(註九)

省名	收入在一五〇元以下的家數
江蘇	五二,一%
安徽	五二,一%
浙江	六四,三%

在最稱富庶的江浙，已經如此，其他各省，雖無明確的統計數字，我們也可以得到一個概念：便是還未逃亡的中國農民，半數以上，都是生活在饑寒困苦之黑暗地獄裡！

為更明確起見，我們不妨再看一個表。

地 方	調 查 者	食 物	衣 服	房 租	燃 料	其 他
遼寧	南滿路	六〇,五	一六,七	一,〇	八,四	一三,四
北平西郊	社會調查所	六五,八	四,五	三,〇	一二,八	一三,九

北平西郊	Ditmer	七四，三	六，八	八，一	六，二	四，六
成府	陳達	六二，二	二九，六	四，五	—	三，七
安徽河邊	陳達	六七，八	二五，五	三，五	—	三，二
掛甲屯	社會調查所	六四，三	七，七	四，四	七，九	一五，七
浙江臨安	浙江建委會	七七，〇	七，七	三，八	—	二，五
中國北部	Buck	六二，一	五，三	六，四	一二，六	一三，六
中國中東部	Buck	五三，八	五，五	八，六	一一，八	二〇，三

這些調查，因為時間不同，地域不同，根據的標準不同，以致他們的數字也不全同，但被調查者的總消費，完全是佔百分之八十以上，這却是一致的。

我們再看一九二八年河南的旱災：（註十）

- 全無收成的 一三縣
- 收得一成的 一四縣
- 收得二成的 五五縣
- 收得三成的 二八縣

至災民的增加，一九二八年河南全省為一〇，四二八，六五九人；至一九二九年便增至一五，五七四，五五七人。一年中幾乎增加了二分之一，佔全省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然而到了一九二九年又演了一次戰災，波及四十五縣，損失佔平均農產常年產值的百分之二〇，四，一九三〇年又有一次大戰，洛陽二十七縣的兵災，竟佔到百分之六〇，二，可謂重矣。

陝西歷年的旱災，更是不可掩埋的事實，波及了五十七縣，災民有七千五百萬人。我們爲少抄些乾枯無味的統計，再抄幾個關涉的範圍比較廣大一點的統計。

民國十九年全年各省的災數：(註十一)

陝西	二九六次	河南	二九一次
甘肅	一二三次	山西	一二二次
江西	一一〇次	湖南	九二次
貴州	九一次	山東	八八次
河北	八七次	安徽	三四次
廣東	三四次	西江	二五次
察綏	三四次	福建	一八次
熱河	一七次		

據賑務委員會調查，全國災民計有三百八十一縣被災，幾佔全國縣數總額之半。災民數爲四千七百八十四萬六千七百二十五人，約佔全人口十分之一強。其中尙有一百三十七縣未據報明。若將被災人數共計起來，則全國災民約在六千萬人左右。在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的大旱災中，被災人數達九千四百萬，達全國人口總額五分之一。至一九三一年的長江水災，把最富庶的，整個民族依以生活的精華，都滾滾飄到東海裡去，更爲可懼。我們再看下面的一個統計：(註十二)

省	分	被災區域(千畝)	被災農戶(千)	財產損失(百萬元)
湖	北	二七,五二三	二,一二五	一〇〇
安	徽	一三,九五〇	二,一五五	四〇

江蘇	六一，四三一	三，六二七	一〇〇
湖南	一三，九五〇	一，一〇〇	一〇〇
河南	三四，六九五	一，五八六	六〇
江西	一四，二四八	一，〇三五	一〇
山東	三〇，五三五	一，五五一	一〇
浙江	一五，七三六	九三二	三〇
總計	二二一，六六八	一四，〇九一	四五〇

從這統計裡知道，被災農戶已達一千四百萬，損失財產達四萬萬五千萬元。
我們中國向來是禍不單行的，現在再看一個民國二十二年的黃災的統計：（註十三）

縣分	被災村數	被災人數	各種財產損失單位千元
長垣	七七三	二二五，〇〇〇	一一七，六七三
東明	七五〇	一五二，〇〇〇	五八，五〇〇
濮陽	六〇〇	二四二，〇〇〇	三四，〇二〇
荷澤	一一〇二	三三五，七六一	二七，四三三
鉅野	九六八	一二七，二二三	二，〇〇〇
嘉祥	二〇三	九五，〇〇〇	一，二〇〇
鄆城	二八九	六一，九八九	一，六五二

曹縣	一二九〇	一〇八，三六〇	一，五二九
鄆城	二〇二	一八，一三五	一，一〇〇
濟寧	二九二	七一，一一一	九四六
城武	三三四	四九，二二五	一，一〇〇
單縣	二三〇	七二，七五六	八〇〇
定陶	一〇四	二〇，〇〇〇	二五〇

此種鉅大的災荒、去年又重演了一次，而這已經在逐漸崩潰中的河北和山東省的農村，如何担受得起！

以上所述，不過僅就其規模較大且有統計資料可言者。至於蟲災，風災，雹霜等災荒，更不知凡幾；而近年來江南諸省之兵災，匪災，想早已不堪問聞矣！

尤奇者，近年來「豐收成災」的事實，時有所聞，各種穀價往往較平時低落一半，甚至三分之二有奇。相傳綏遠河套豐收時，人民以外運不得，竟將五穀付之一炬！

(三) 中國農村經濟崩潰的原因：

吾人既知中國農村經濟，在今日已整個地崩潰，因而不能不分析一下它的原因。關於這一點，說法也很多，今歸納之如下。

A 外在的原因：

1. 資本主義勢力侵入中國封建的農村經濟機構之中，破壞了原有的中國農村經濟機構。然而又不能立時建立起來一個新的經濟機構，所樹立起來的只是一個隸屬於帝國主義者的資本統治之下的商品經濟體系。

2. 民元以來，帝國主義以在中國之勢力範圍不平衡關係，資助軍閥從事混戰，因之苛捐雜稅，不但加重了農民的負擔，且阻止了農產商品的流通，以致農民離鄉背井，田園荒蕪，生產量漸行降低。

3. 農業商品因各帝國主義近年推行傾銷政策的結果，「銷售」受了國外市場的支配。——最顯著者，如蠶絲業的興起和沒落。

4. 因帝國主義經濟勢力的侵入，引起了國內一部資本的集中，致農村血脈枯竭，在高利貸下度有延殘喘的生活。

B. 內在的原因

1. 土地分配不均，農村金融全操在少數地主、和商業高利貸者的手裡，使多數貧農及無地農民，不得不過着流浪的生活。

2. 軍閥的橫征暴斂，地方官吏的貪污，鄉紳皂吏的中飽，給農民加上了重重的剝削。

3. 鴉片等毒物的流行，及普遍的種植，減少日常生活必需品的耕地面積。

4. 交通不便，國內市場的割據，農產品無法流通，「荒」，「豐」，不能互為調節。

5. 農產品價格受地主商業高利貸，及洋行買辦的操縱，形成豐收為「殺賤傷農」，荒年則坐以待斃。

6. 水，旱，風，蝗，等天災的連年發生。

7. 巨量資金外流（每年巨額的入超）

8. 大批食糧進口。

9. 森林之破滅。

10. 灌溉工程之傾頹。

以上所舉原因，不過就其大而明顯者，約略言之。其餘當不在少數。以個人意見，上述外在原因，及內在原因之一至第八等項，實屬農村經濟崩潰之主要原因，不過，如果九，十兩項原因，不克發生，我想農村即便破產，農民自身亦尚可收拾於萬一。固然這不是根本大計，但在這樣的國家內，除了民衆自身在可能的範圍內，自謀生計外，還能希望

什麼？我們且看一看中國森林毀滅及灌溉工程圯頹的程度。

中國的削伐森林，可以說「古已有之」的。紀元後第五世紀，第九世紀，政府均曾下令禁止採伐樹木，至第十三世紀，第十五世紀，政府並獎勵植樹，（註十四）凡此均可見森林在中國所交的厄運！十三世紀，馬哥孛羅到中國來的時候，曾看到古勃萊汗與蒙古的大批貴族栽植森林，然而到了十五世紀的明朝，歷史家已發出這樣的嗟歎：「明世祖下令植桑，而今幾無桑可見矣」。（註十五）一九二九年，明陵前的樹木，即已剪盡，近年各地樹木因駐兵關係，而遭採伐者，其程度，更不可思議。

這種森林的採伐，如果以阿氏的「精神勝利」法，來安慰自己，說，中國毀滅森林，西洋也毀滅森林，也頗振振有詞。是的，像歐洲的阜姆（Fiume），佛利亞斯德（Fiesse），達耳麥的亞（Dalarnia），和門的內哥羅（Montenegro）等地的近郊，都正在很厲害的伐取森林。不過我們要知道：人家採伐森林，為的是供給威尼斯的船廠，人家發展了工業，中國得到了什麼？而且人家正在繼續栽培呢！

至於森林對農業的影響，如調節氣候，防旱，防澇，概屬常識範圍，茲不贅述。

下面再看中國灌溉工程破壞的情形

中國向以水田經濟著名的，有很多社會主義的學者，都承認中國是亞細亞式的水田經濟。俄國一個社會學者馬嘉基至說：中國歷史上的暴亂和外族入侵，均是由於水源的爭奪。（註十六）這種說法，未免有點過甚其詞，使人感覺有點那個。但中國過去的灌溉工程，在農業中佔有極重要的位置，倒是事實。不信，我們拿證據來：

「韓使水工鄭國問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注填關之水，溉蜀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甌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名曰鄭國渠」。（註十七）

因有這樣的水利，所以有下面的結果：

「秦敬自匈奴來，因言……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與。

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強族。一日有變，亦未得安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各家，且實關中。上曰善。乃使劉敞徙所言關中十餘萬」。(註十八)

「高祖九年十一月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宅」。(註十九)

此外白公所開的白渠，(可灌地四千五百頃)，西門豹，史起實所開太平渠，都是當時偉大的灌溉工程。

然而這工程到了明朝，就有人發出下面的慨歎：

「西北之地，夙號沃壤，皆可耕而食也。惟水利不修，則旱潦無備；旱潦無備，則田里日荒。遂使千里沃壤，莽然彌望。徒枵腹以待江南非策之全也。臣聞陝西，河南，故渠，廢堰，在在有之，山東諸泉所引水成田者甚多……」(註二十)

明時在西北已多「故堰廢渠」，而今陝西除新開之涇惠渠外，已復無跡可見矣！至於河套中清時貽穀大臣所開之永濟渠，沙河渠，通濟渠，義和渠，長濟渠，剛濟(剛口)渠，豐濟渠，塔布渠，簡直無人提起。今雖有薩托民生渠之開鑿，亦不得不感謝華洋義賑會之工程師Todd也。

(四) 中國農村經濟的挽救對策。

因為農村危機的加深，逐漸的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國民政府組織了農村復興委員會，又設立了稻米改良所，聘請了所謂專家，效果也未見在什麼地方。茲就管見所及，爰將各策列後：

1. 節制生育藉以減少過剩的人口。

提到中國農村破產，便有一派人出來，主張節制生育。他認為中國人口太過剩了。因為中國農民知識太低，所以生孩子過多；因了這人口的增加，致生活所需超過了土地所能供給的生產量。

2. 移民墾荒

同樣建築在人口過剩的理論上，而他們挽救辦法不同的，是主張移民墾荒。

據美國人卜凱 (Buck) 的統計，說中國還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耕未耕之地 (劉大鈞先生承認此說)，而白克爾 (Baker) 的估計，則說尚有百分之七十；最少的是南開大學的調查，他說，東三省的可耕之地還有百分之三十一。以上諸說，其正確性各有成見，為慎重起見，茲舉翁文灝先生之意見如下：翁氏謂，松遼平原尚可容兩千萬，西北農業區，尚可容八百萬至一千萬，其他各地，人口密度皆至飽和程度。

3. 擴大農場

這派人的理論是：因為中國農民的農場太小，既無法提高生活程度，又不能改良生產技術。英國農民的平均農場是六十三英畝，法國的是二十四英畝，美國則為五十七英畝。

為解決這一問題，他們提倡了兩個辦法：一個是開墾荒地；一個是發展農民以外的實業，如工商業等。

4. 增加農業生產

湯奈 (Tammey) 在他的「中國農工業概述」一個統計表上說，中國每畝麥的收穫量，除却歐戰前的俄國外，比表內任何國家都是落後的。稻的收穫，也趕不上日本。至玉蜀黍的收穫，在表中各國，中國是比較最低的。(註二十一) 卜凱在他的「中國農村經濟」一書裡，也表示了同樣的意見。並且提到棉花每畝的收入也是不及埃及，巴西，墨西哥，及美國。(註二十二) 同時福州的電氣公司，北平的華洋義賑會等，選用改良的種子，用新法培植，反收成效。

5. 提倡農村副業

這一派的理論是：中國農民，尤其是半數以上的小農，委實處在貧窮的地位。土地既然分割得非常細碎，無法增加，如果能發展了農民的副業，也可以把已經陷於貧窮地位的農民，提高到貧窮線的上面來，而解決農村破產的危機。

6. 徵收洋米入口稅及限制食糧入口

近來洋米進口的事實，人人都承認的，這也是這派人的理論根據。

茲舉近年來洋米進口數目

小麥進口值數目(註全上)

年份	值銀(單位元)(註二十三)
廿年	一〇〇,二九八,〇〇〇
廿一年	一八五,七五八,〇〇〇
廿二年	一五〇,一〇七,〇〇〇
廿四年	六六,一四三,三二八

小 麥(單位担)

價 值(海關兩)

廿年	二二,七七三,四二八	八七,六三九,三〇一
廿一年	一五,〇八四,七二三	三〇,六四三,〇〇一
廿二年	一七,七二六,二八九	三八,〇四三,二九五
廿三年	四,六四九,四一九	三一,九〇〇,七八九

麵粉進口數目(註二十四)

麵 粉(單位担)

價 值(海關兩)

廿年	四,八八九,二七五	二八,六一二,二一三
廿一年	六,六三六,六五八	五五,二二九,〇二六
廿二年	三,二三六,〇二一	二七,八〇八,三九六
廿三年	五九五,七四八	七,〇四三,三九六

中國以農業立國，而年有這樣驚人的食糧入口數量，這是多麼令人寒心的事！
 7. 發展交通，以便調劑食糧產量，以免豐收成災的奇怪現象。

8. 栽培森林——已見(二)(三)兩大段。

9. 推行灌溉制度

(五) 結論

統觀以上諸策，如第一至第五，確為中國農業經濟之挽救良策，但，在這千瘡百痍的中國，何處不是病症？又何藥不是良劑？所要者，惟在當務之急而已。如說，中國農業經濟的崩潰，由於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我們只要能打退帝國主義，中國就有辦法。是的，要問帝國主義什麼時候可以打退呢？我想，等到帝國主義退却的時候，中國大部的農民早已「就土焉」了。我這不是奴性的說教，而是說，中國農村，目下就應當在可能範圍內，有一個「救急」，而「有效」的辦法。為要合乎這兩個要求——「救急」和「有效」——作者提出以下的見解：

如果說，中國以國外食糧進口而致農村經濟破產，則與「穀賤傷農」有關，那麼，政府只要按第六第七兩條作去好了。不過中國年年竟以旱災而使很多同胞變成了餓殍。作者認為現在所急需的是：政府一方面從事於森林的栽培，農業研究機關的設立，藉以改良農業技術（不必抄襲歐美），種子，及肥料。而最首要的是推行灌溉制度——尤其是鑿井運動。關於森林的栽培，見效當然較緩，而且華北也不及華南。這一點可用巴爾說非耳持和馬嘉的話來說明。（註二十五）巴氏說：「小農經濟是沒有力量在十二年至十四年前預先支付它的勞働，主要的，是它不能積聚十二年至十四年的木材存貨」。馬氏說：「竹子在四十到六十天中間，已經長成，……在順利的條件下，一小時中，可以長到二十三厘米米突，一晝夜間，可以長四十六生的米突。……三四年中，竹子能達到他的長足的程度。因此竹子的栽培，能夠使資本得到最迅速的流轉。華南有它的自然條件，所以應多作竹子的栽培……」。如是，我們可以說，政府一方應用全力造林，一方應鼓勵民衆植樹，而且以生長迅速者為最妙。對於這一點，我們只希政府盡力去作而已。最要者是如何推行最輕而易舉的鑿井灌溉制度。

說者謂：政府現在何嘗不積極提倡造林，每年有植樹節，而且每節期，各地植樹均若干萬株。即所謂灌溉工程，政

府亦在建設之之列：如綏遠陝西之溝渠，及各縣建設局農民鑿井貸款之設置（且有鑿井專員），均為顯著之事實。至於農業研究機關之設立，更有相當可觀。中央有稻麥改進所、農村復興委員會，各大學之農業研究機關等，其工作均有相當成績。如此說來，農業救濟工作，政府都在進行着。但是，試問此種設施，已達十餘年，成績在那裡，或者有人以為農業難見近效，然而我們知道我們的官吏是在作官，而不是作事。是的，我們有植樹節，但是他們的植樹是搞公事，講外表，今日所植的樹，後日或許死去。他們也不過到時花幾個錢，多一筆開銷而已。至於獎勵民間植樹，那豈不是妄想？再即所謂灌溉工程，也不過一個民生渠，一個涇惠渠，而民生渠的後半工程還為華洋義賑會所完成。聽說涇惠渠在未完成以前，渠旁的農田，已為陝籍某人購買一空了呢！這樣中國廣大農民所得到的水的利益在那裡呢？有的人說，各縣的建設機關不是有鑿井貸款嗎？是的，不過那受益的也只是幾個在縣城裡接近顯要，明瞭鑿井實效，而沒有生活壓迫的士劣。官員不樂意去費唇舌使民衆知道鑿井的好處，而且政府歷年來對於老百姓所作的功德太多了，以致凡沾官氣之事，民衆無不敬而遠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餓死那怨命短」！至於趁此機會欺詐勒索，更是意中所有的事。我們的農業機關，我們固不能一筆抹殺，然充其量，亦不過有如馬嘉所說：「中國有經驗的農業試場，農業大學等，對於農業技術改良上，絲毫不起作用，它們的影響所波及的範圍，也不過幾百個鄉村而已」。（註二十一）。所以我們希望政府對改進農業，下最大決心，尤其對於輕而易舉，且富實效的鑿井運動，要廣為宣傳，使農民深知鑿井之益，並健全各縣建設機關之組織，使宵小士劣，不得匿跡。如此雖仍有種種客觀原因，加速農村破產，但目下一點最低的生活要求，或可得到滿足。

尙望政府善自爲之，中國農村經濟前途，其庶有望乎。

一九三六，八，十七，脫稿

附註：

註一：見李慶遠著：中國黃土之成因及其各種性質，——載清華週刊四十一卷第二期。

- 註二：見 Richthafen's Letters P. 123。
- 註三：見許仕廉著：中國人口問題，——商務版。
- 註四：同上。
- 註五：見 O. F. Baker: Agriculture and the Future of China. Foreign Affairs, 4, 1927。
- 註六：見劉大鈞氏徵引，中國經濟問題一書。
- 註七：見馬氏著：中國農村經濟研究，第十四章，三五七頁。
- 註八：見陳達著：社會調查的嘗試。——載清華學報一卷二期，譯載 Chinese Economic Monthly Vol, II, 1925。
- 註九：全註七。
- 註十：見方華著：災荒中的河南農村，載新創造二卷十二期。
- 註十一：見民國二十一年份，申報年鑑。
- 註十二：見董汝舟著：中國農村經濟的破產。載東方雜誌二十九卷七期。
及百英著：世界經濟恐慌下之中國經濟，載申報月刊一卷五號。
- 註十三：見特傳月報九卷五期，頁一七〇。
- 註十四：見 Marblees: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 P. 202。
- 註十五：見前書頁三六六。
- 註十六：見馬嘉著：中國農村經濟之特質。
- 註十七：見漢書溝洫志。
- 註十八：見婁敬傳。
- 註十九：見本紀。

- 註二十：見徐光啓著：農論全書論西北水利。
- 註二十一：見 R. H. Tawney, "A Memorandum On Agriculture and Industry in China P. 38-39."
- 註二十二：見 Buck, "Chinese Farm Economy" P. 20P
- 註二十三：見歷年海關報告冊。
- 註二十四：見社會經濟日報，徐佩昆著廿三年商業之回顧。
- 註二十五：全註十六。
- 註二十六：全上。

急應實施之父母教育

國憶山

何爲而有父母教育？曰：由於學校教育之不足。

有識之士，知此種教育之不足，起而大倡「生活教育」「生產教育」，以「知行合一」爲張本，以「教學做」合一爲手段；俾受教育者由「身體力行」「手腦並用」而獲生活之知能，而能生存於社會。此種教育，宜若可行，然而考之事實，則知其猶未足也。

蓋知識技能，本爲一種工具，可用以爲善，亦可用以爲惡。近十年來，國人之知識技能，確有進步，而社會狀況，則每况愈下，「凡屬從前滿清官場之所有者，而今則應有盡有，從前之所無者，而今則未必盡無」。（用黃尊生先生語，見中國問題之綜合的研究。）良以國內知識份子不能爲善，且挾其特有之智能以爲惡。正如陽明先生所云：「記誦之廣，適以長其傲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

名流學者，知「生活教育」「生產教育」之不足，思以精神教育爲之彌補，遂倡所謂「道德教育」「人格教育」，於課

程標準中，則加入公民訓練，於學校組織上，則實行訓教合一。而公民訓練之內容，尤能切中時弊，試觀其揭槩之目標，即見一般，其目標曰：

「發揚中國民族固有的道德，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為中心，並採取其他各民族之美德……訓練兒童，以養成健全公民。」

觀此目標，可稱至善，惜乎行之數載，效果毫無，考其實際，且足令人浩歎。姑無論多數學校不能切實施行，即有切實施行者，亦徒「言者諄諄而聽者藐藐」。吾人試一參觀內地小學，其校舍之內，雖高揭公民訓練條目，而兒童則手如塗炭，頰如染漆，鼻垂玉柱，口出穢語者，比比皆是，觀其精神則若者喧囂擾攘，豕突狼奔，若者怯懦猥瑣，鶴行鼠竄，不失為一羣典型之小「支那人」。此猶就校內言之，至於晨昏放學，離校回家，則行為更屬無狀，恒見人家牆上，大書「某某是兒子」「某某是王八」，及其他不堪入目之穢詞，皆為小學兒童之傑作，此種情形，不僅鄉村為然，即都市中亦屢見不鮮。至於北平兒童之沿街大使，更被視為當然，公民訓練之成績，固如是乎？即使學校管理週到，訓育得法，無以上情形發生，然其效力亦僅限於學期之內，迨至學期結束，假期開始，則樊籠既脫，而面目頓改，向日之「整齊清潔」，一變而為「垢面赤足」，向日之「禮義廉恥」，一變而為「攘瓜盜李」，至於思想習慣，則益不堪問。雖有勇於負責之小學校長，級任教師，訓導團長，教導主任，至此皆將束手。此豈提倡訓教合一者初意所及？然則徒倡「道德教育」「人格教育」猶不足也。

欲補救此種不足，捨父母教育，無他途矣！

蓋教育之事，為多方面的；社會、學校、父母、師保，皆有相當責任。學校教育，不過為教育之一面，執此一面以努力，譬諸僅恃片帆以行舟，雖殫精竭慮，亦不能竟其全功，必待「社會」「父母」之輔助，然後可行，而父母之力，尤為重要。

惟為父母者，未必皆知育兒之道，故必須施以教育，是即所謂「父母教育」，此種教育，在今日急不容緩，應列為國

家之要政，從速實施。爲徵吾言之不妄，請進而臆述父母教育之重要：

(一) 師生關係不如父子(或母子)關係 父母之於子女，關係源於血統，師長之於學生，關係源於門牆。前者屬於天倫，後者屬於人倫；前者出於自然，後者出於人爲。師長教育兒童，由於職責之督促；父母愛護兒童，則爲人類之義務。兩者相較，則血統之切，切於門牆，天倫之深，深於人倫；義務之重，重於責任；故天地間，有不愛學生之師長，無不愛子女之父母。然則天地間教育兒童之最優人選，自當屬諸父母，至於師長，則應居後。今之言教育者，既知師資教育之重要，豈可不知父母教育之重要？

(二) 知子莫如父 世有名言，曰：「知子莫如父」，推衍其義，當爲「知子女莫如父母」。學校欲知兒童，恒賴「個案研究」，父母欲知兒童，只須俯仰一思；良以父母對於子女，自其呱呱墮地，以至成年，無時不寓諸目，無時不繫於心；其嗜好，其喜怒，其癖性，其隱疾，莫不瞭若指掌，較諸學校之觀測，經濟多多，方便多多，透徹多多，使父母而諸教育，進而扶育兒童，是誠事半功倍！欲言兒童教育，又安可忽略父母教育？

(三) 兒童教育並不始自「學齡」 今日之小學，有所謂入學年齡(學齡)，不及學齡，則無入學之資格。按吾國教育法令，六歲方爲「學齡」，通常兒童，無受幼稚教育之機會，必俟六歲，方得接受教育，然以兒童心理言之，兒童教育，實不自六歲始。羅素曰：「兒童之品性，在六歲以前，大致完成」，(見羅著教育與良好生活) 陳鶴琴曰：「小孩須從小教起……至六七歲時，方開始教之，不知此時彼已養成許多不良習慣，欲糾正之，已不容易。」(見教育學一卷三期)可知兒童教育，不應開始於六歲，而應開始於六歲以前，此六歲前之教育，除父母外，誰又堪負其責？(貴族家庭，當然例外。)故言教育者，非將此段教育之責畀諸父母不可，以此重任，畀諸父母肩頭，苟無相當訓練，何等危險！此父母教育之所由重也。

(四) 兒童接近父母之時間長而接近教師之時間短 吾人即使將學齡以前之教育置而不問，姑論小學時期之教育，則教師之功，仍當遜父母一籌，蓋兒童接近教師之時間，迥不若接近父母之久且多也。以一日二十四小時計，兒童在校

之時間，最多不過七小時，其餘十七小時，則在父母之前。是兒童課讀於學校之時間，不過佔30%，而消磨於家庭之時間，則佔70%。若純恃學校之教育，奚啻一曝十寒！况揆諸校曆，尙有寒假、暑假、春假、年假，以及紀念日假、星期例假，（鄉村小學則有秋假麥假、花生假、地瓜假等）約而計之，當在八九十日以上，在此期內，兒童完全脫離學校生活，而歸依其父母；此時教師欲不將教育大權讓渡於兒童之父母，又安可得？使爲父母者，毫無教育常識，從而嬌之，惰之，縱容之，笞撲之，則兒童前途，何堪設想！嘗見多數教師，於假滿開學之初，輒感訓育之棘手，苟有父母教育，何至於此。

（五）兒童飲食睡眠等衛生非教師所能爲力 言兒童衛生者，必曰飲食睡眠之有節。教師以此相誡，公民訓練以此相告，全校皇皇，以此相勉，然此等大事，乃操諸父母手中，教師雖亟亟爲力，不過爲訓勉，講解，檢查，獎誡諸端，至於實際執行，則不能爲力。作者前在北平，親見一兒童晝寢於作業室中，呼而詰之，則其父母每夜雀戰，劈拍達旦，從不得一夕之安眠，嗚呼！家有如此父母，寧冀兒童之健康？苟不實施父母教育，則全國小學之公民訓練，將永爲學校之裝飾品矣！

（六）剷除封建思想須從父母着手 封建思想，已不能容存於今日之時代，然尙能容存於今日之中國；一般國民，求學則思升官發財，光宗耀祖；爲官則思營私舞弊，貪贓賣法；爲軍則思窮兵潰武，雄視其儕；爲紳則思武斷鄉曲，魚肉鄉民；以致國不成國，任人蹂躪；憤世疾俗者每每歸罪於教育之窳敗，至謂學校爲民蠹工廠，思一鼓而摧毀之。不知此種封建思想乃潛伏於國民之內心深處，非學校教育所能剷除。吳景超氏爲文於獨立評論，謂知識分子之不肯下鄉，乃由於戚族親友之不欲其下鄉，（見獨立評論一六二期）故近數年來，教育學者，雖高唱「到鄉間去」，而畢業學生，仍競於「作官」一途，其鈎心鬥角之烈，初無殊於專制時代，蓋功名利祿之心，盤據人寰已久，父傳其子，子傳其孫，非學校教育所能轉變也。試以貪污一事爲例，不幸失敗，固爲人所唾罵，一旦成功，則恒爲人所歎美，王陽明曰：

「夫貪污者，乘肥衣輕，往往自以爲得志，而愚民競相歎美，清雅之士，至無以爲生，鄉黨鄰里，不知以爲周

恤，又從而笑之。」（王陽明全集卷十六）

不特鄉黨鄰里，獎勵貪污，即父母兄長，亦從而以此相勉。賈禹曰：

「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敗壞，乃至於是。」（前漢書卷七

十二）

典型之父兄，不但以「營私肥己」勸勉其居官之子弟，更以「升官發財」教育其求學之兒童。顧亭林曰：

「自其束髮讀書之時，所以勸之者，不過為千鍾粟黃金屋，而一旦服官，即求其所大欲。」（日知錄卷十三）

諸實之言，不啻為一般父母寫照，有如是之父母，又安冀封建思想之絕然遂出於兒童之腦海？故今日多數人物，在校時不失為純潔之青年，一入社會，則變為貪污之能手，追本溯源，誰之咎歟？吾人今日，不欲剷除國民之封建思想則已，苟欲為之，則非集合全國父母，施以特種教育，為之掃滌封建思想不可。

（七）有開明之父母然後有開明之兒童 父母之暗示，其勢力遠勝於師長之教誨，上文已詳言之；故兒童之思想動作，恒以其父母之思想動作為依歸；若無開明之父母，難有開明之兒童。至於師長之教誨，不過為一時之刺激，欲使其根本收效，尤稱難難。試觀今日之小學，雖有自然博物之教材，模型儀器之考驗，而兒童之內心，鮮不有鬼狐精怪之憧憬。其甚者，（尤其是鄉村小學生）聞雷殛則謂龍神之示威；見長虹則謂亂世之預兆；遇水壺則為沍神之肆虐；觀颶風則謂怪蛇之作祟；至於膜拜灶王、虔事張仙，尤為鄉村兒童之常務。有多數兒童，不敢參加學校之攝影，問之則謂父母不允，再問之則恐攝去靈魂。有多數兒童則不欲參加學校之遊藝，問之則謂父母不允，再問之則稱恥為優伶。有多數兒童於胸次懸一桃偶，以為壓驚，更有多數兒童於迎神賽會時裝扮金童玉女，以祈神靈之福。凡此種種，皆其慈愛之父母為之主使；有如此父母，又安望自然教學之收效？又安望兒童思想之開明？苟明乎此，則父母教育之重要，不待言矣。

（八）有接受「聯絡」之父母方有「可以聯絡」之家庭 「聯絡家庭」為小學教育上必不可忽之工作，各科教學法中，亦時有聯絡家庭之指示，如部頒課程標準「衛生教學要項」之第十條曰：「實施衛生教育，尤須與家族充分聯絡」；「勞

作作業類別之第二項曰：「……如設備缺乏，則可在校內支配工作，討論工作方法，限令在家庭間操作，由教員設法考查其成績。」「公民訓練實施辦法」之第十五條曰：「公民訓練須與家庭聯絡」他如懇親會，母姊會，家庭訪問……等等，皆為小學教育之要着；法誠至善，然而實際上與家庭取得真正聯絡者，能有幾校？至於鄉村教師之試辦家庭訪問者，尤莫不大碰其壁；蓋以頑固愚昧之家長，決不能接受時代新興之教育方法也。故欲謀家庭之聯絡，必先得父母之瞭解，欲得父母之瞭解，必須實施父母教育。

綜觀以上諸說，則父母教育之重要，昭然若揭。請進而述現代各國父母教育之概況：

英國有父母教育會 (Parents National Inhabitational Union)，其宗旨在使父母理解教育原理及方法，喚起對於兒童教育之良好輿論，並提倡相互交換父母之教育經驗，激起其彼此之同情與熱心，俾家庭與學校之教育成爲同一之情勢。全國計有四十以上之支部，發行有父母雜誌 (Parents Magazine)。美國則有母親會 (National Congress of Mothers) 與父母教師協會 (National Congress of Parents and Teachers)。前者之職責爲傳授兒童教育法於父母，使家庭與學校之聯絡益加密切。現有會員八萬人以上，發行有兒童福利雜誌 (Child Welfare Magazine)。後者之職責爲聯絡學校與家庭，使彼此互相瞭解，而收協力合作之功效。其對父母教育之設施，則有(1)各地方父母與教師協會之組織，(2)幼期兒童研究會之組織，(3)家庭訪問，(4)出版兒童幸福月刊等等。此外又有美國兒童研究會 (Child Study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者，中有「父母諮詢處」，「父母圖書館」，「招集新父母大會」等工作，亦爲提倡父母教育之機關。日本則招集爲父母者舉行長期講習會 (短期學校)，授以尊重兒童之觀念，妊娠衛生之常識，以及胎教，撫嬰，育兒，教子之方法。復積極獎勵其講習次數及到會人數之增加，以期普遍的成爲準強迫教育機關。蘇俄則以兒童幸福部托兒所及健康診所等兼司父母教育，公共機關中，恒有提撕父母教育之標語，例如某育兒院中，懸一兒童圖畫，題曰：「吾在長進，吾母亦在長進。」某成人俱樂部內，張一標語，題曰：「父母！汝之家庭生活如不愉快，尤其是離婚，對於汝子女之行爲乃有不良之影響。」

總之，晚近二十年來，歐美各國對於父母教育之推行，莫不積極努力。其在普通社會方面，則有兒童幸福研究會，父母教育研究會，父母與教師聯合會，父母會，母親會等之組織。其在大學校方面，則有家政學院，兒童研究學院，兒童幸福研究所，兒童行為診所，兒童教養及父母教育系之建立。其中學校方面，則有兒童教養科，父母教育科，兒童教養講習班，母親講習會等之制定。此外更有特別為女子設立之學校，如家政學校，母親學校，母親大學，母道與家庭訓練學校等，莫不有其相當之成績。

言及我國，則「父母教育」之名，在國人眼中尚極生硬。且多數女子，一聞「良妻賢母」之語，即勃然變色。更有多數父母，迷信「父母的本能」，以為撫育兒童之事，人人能之，無須斤斤學習。此種觀念，錯誤已極！吳列(Howe Thompson Wolley)曾謂：「倚賴母親的本能以教養兒童，與倚賴佔有的本能以謀生養家，同其愚蠢。」胡適之氏亦謂女子應先學養子而後嫁人。(胡作慈幼問題)蓋皆知父母教育之重要者也。吾國教育部有見及此，於本年(民國廿四年)七月三十一日——兒童年開幕之前夕——教育部長代表馬宗榮氏，向全國聽眾作廣播講演，(題為兒童年與兒童福利)謂將「實施父母教育，以宣傳愛護兒童之思想，並使其保護方法科學化」云云。(見教與學一卷三期)最近全國兒童年實施委員會復頒佈父母會組織綱要。據所稱述，父母會係以涵養父母智德、研究及實施兒童教養方法，增進兒童幸福為目的；各地方應廣設父母會，由學校及社教機關或衛生機關倡設之，受各市縣兒童年實施委員會之指導及監督，兒童年實施委員會結束後，由當地兒童幸福主持機關督導之；至于父母會之研究及實施事項，則為(一)舉行講習會，講習關於兒童教養事項，(二)舉行懇親會，聯和家長，改善家庭生活及社會生活，以謀兒童生活之向上，(三)舉行會員討論會，討論胎兒及嬰兒保育，父母教育，兒童教育，兒童健康，兒童娛樂，兒童儲蓄等問題，(四)聯絡學校家庭，促進兒童教育之效果，(五)關於提倡善良家風之事項，(六)關於獎勵及參觀模範家庭事項，(七)其他事項；父母會開會地點，借用地方公共場所，每次開會前，須由主持者預向與會各父母徵集問題，加以整理，每次會議紀錄及講演討論稿件，由書記送報當地兒童年實施委員會或兒童幸福主持機關，擇要公佈，並得以書面通知各會員，每次開會時得請當地有關係教育機關

參加協助；父母與祖父母，皆得爲父母會會員，凡無直屬尊親之兒童，其年在二十歲以上之兄弟，或其他保護人，接得父母會之邀請，亦得加入父母會爲會員云云。政府提倡父母教育之至意及全國兒童年實施委員會所擬辦法之週到，均爲吾人所感佩，吾人甚願各地父母會之早日實現，並願政府切實提倡，行之弗替，勿使曇花一現，徒成具文，則國家幸甚！全國兒童幸甚！

西京雜記作者版本雜攷

微青

——六朝小說攷證之一——

隋志：西京雜記二卷，不注撰人。原書附有葛洪跋識，云係劉歆漢書，班固未取，今爲鈔出二卷，以補班氏漢書之缺。宋黃伯思東觀餘論即取此說，以爲是劉歆撰。然唐人多認係葛洪所作，新舊唐志即逕題「晉葛洪撰」。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又載有庾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旋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見酉陽雜俎語資篇）。晁公武讀書志據之，遂云：「或以爲吳均依託」，卻氏四庫目錄標注並作梁吳均撰。後人因之，遂存三說，而四庫提要則依從葛跋，兼題劉歆，葛洪，以存其舊。

今按葛洪序中所云劉歆之作，固屬史無明文，無可稽核；即求之本書，亦多矛盾（四庫提要列舉甚詳），其非歆作，蓋已顯然——陳振孫疑向歆父子不聞作史（見陳氏直齋書錄解題），此又不然。本書所紀，僅爲片段史料，並非史書，可疑誠是，所疑則非。——然攷之晉書葛洪本傳，亦不載其有西京雜記之作，且葛洪亦非不能自著書者，何必定託于歆？書中卷三郭威條，卷二成帝蹴鞠條皆稱向「家君」，果係出之葛洪，詎能出此。新舊唐志雖題作葛洪，然書入地理類中，殊屬不合，其時筆者是否寓目全書，亦殊可疑。至於酉陽雜俎所載庾信云：「此吳均語」一事，亦僅此一見，別無可

致。且文辭亦不甚類齊梁。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云：「梁武帝敕殷芸撰小說，皆鈔撮故書，已引西京雜記甚多，則梁初已流傳世間」，其非吳均偽作明矣。

茲以內容核之，頗疑是漢魏人偽作。今將所有例証，略舉如左：

(一)多漢人紀事：如卷二，卷三司馬相如條，卷三枚皋條，淮南王安條，揚子雲條；卷四司馬遷條；卷五賈誼條；卷六司馬談條；卷四，卷六枚乘等伏賦條。

(二)有騷陽五行家言：如卷五董仲舒論天象條。

(三)有識緯瑞應之說：如卷三樊將軍閻陸賈條，及卷四滕公條。

(四)無葛洪道家思想：無服食仙藥之說，與抱朴子，及博物志等書均異。

(五)無佛教色彩：卷一，卷三所紀多神話。傳說，而不著齊梁時代特有之釋氏色彩。

綜上所列，故知葛洪所云劉歆原作漢書之說固非，然亦絕非葛洪，吳均所能依託也。

至於卷數，各志皆作二卷，其作六卷者，則宋人所分（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今現存者，計有：

(一)題劉歆撰者：

漢魏叢書本

龍威秘書本

以上皆六卷本。卷首有黃省曾序文，及總目則數甚詳。

正覺樓叢書本

抱經堂叢書本

龍溪精舍本

以上二卷本。

五朝小說本

一卷，有黃序。存六十條。疑殘。

(二)題劉歆撰高洪集者：

津逮秘書本

四部叢刊本

以上六卷本。卷首有黃序。津逮本每條高出一格，板式清楚。四部本有胤(天胤)序。

(三)題高洪撰者：

學津討源本

神海本

以上六卷本。一說學津本題梁吳均撰，非。

內容所紀，大抵皆佚聞，瑣事，物異，傳說。正如黃(省曾)序所謂：「……猥瑣可略，閑漫無歸，與夫吝而難選，觸忌而須諱者也」。顧撫採繁富，頗多可取。

二十五年八月。

書評二則

蝸牛

一、「春醪集」與「淚與笑」

梁遇春先生的散文無論在形一方面或是質一方面皆有他的獨特處。他作的句子是非常長的，有些地方叫人念的時候

，真有些透不過氣來；然而其纏綿含蓄實別有一種風味。若論內容多半是談理的而不是舒情的，但也並不是板起面孔大發議論，乃是如膩友之晤談，有感慨，有談諧，即是所謂絮語文。梁先生極佩服英國小品文家查理斯蘭姆。在他的「春醪集」中有一篇蘭姆評傳，他的文章多少是受了蘭姆的影響的。梁先生是曾學過哲學的，而且是一個非凡的讀書家。所以他的文章引証極博。「春醪集」中的「文學與人生」「談流浪漢」「淚與笑」中的「天真與經驗」「無情的多情與多情的無情」幾篇皆可以說是有這種特色。至於「途中」「又是一年春草綠」「春雨」幾篇，讀者先看題目，誰不想到一定不外乎是描寫景緻的小品文，却不料竟是議論文。在那樣小小的題目下，他大談他的宇宙觀及人生觀。這樣的小品文，在現代文壇上，是沒有第二個人能作的。

葉公超先生說：「他的文章可以說是他對於人生的一種討論，所謂人生當然是只限於他經驗裡意識到的那部份，他對於人生的態度多半是從書裡經驗來的。換言之，他從書本裡所感覺到的經驗似乎比他實際生活中的經驗更來的深刻，因此便占了優勢。」我想無論誰讀了他的文章也要有此感覺的。

讀他的文章多少須用一點氣力，因了他的博學和哲學的影響，使他的文章，至少比現在一般作家的深奧一點，所以他的兩本文集大概難以成爲大眾的讀物。

一、「哥兒」

「哥兒」是開明書店出版章克標譯的夏目漱石集中頂長的一篇，佔了書厚的五分之四。雖然書名是夏目漱石集，但看譯者的原意，却似專爲介紹這一篇的，其他兩篇是「雞頭序」和「倫敦塔」，陪襯的玩意兒，那也很有意思。

「哥兒」的內容簡直是作者的自傳，叙哥兒幼時失愛於雙親，爲一老女僕所照拂，稍後，父母去世，和大哥分得六百元。幾經思維，不作生意而入專門學校，畢業後得僻遠縣中教師職。到校後對於學生頑劣，同事卑鄙狡猾，分黨分派一切社會上的事看不慣，而哥兒的性格又是寧折不屈的。後來因了終年穿紅襯衫的教務長奪了一個老實同事的未婚妻，動了哥兒的義憤，把教務長好好打了一頓辭職走了。

在中國這個無奇不有的社會裡，奪人未婚妻的事總不至於沒有，然而因這事而挨一個局外人的打，却不會聽說過；中國和日本不同就在這裡了。他人瓦上霜千萬管不得的。一般年青人互相炫耀的，老年人時常誘掖的，全是看誰見了卑微的事更能不驚奇，誰同化這社會來得頂快，誰就受人的尊敬，結果是上司看中了自己的未婚妻的，那好，明天就同她離婚，反抗，誰反抗誰是不識時務，可是打他一頓自己抖氣走了，讓他更放心的來作惡這辦法似乎也不甚高明。

作者以諷刺諷罵的態度，輕鬆的筆調，來描寫一個中學裡一羣教師的黑幕，同時又將初出學校入社會的青年的碰壁的苦悶和心理上的變化全寫的非常入骨。大概是因了自己親身經歷的原故吧。



本刊撰述人著作之一

現代哲學

高名凱著

定價一元二角
正中書局發行

本書用中國人的觀點對於西洋哲學自作解釋，與一味抄襲者不同；能把很艱奧的哲理很明白的寫出來。稿成二十四年，可說是研究現代哲學最詳盡完密的著作。共十二章，各章內容自成一系統，章與章亦相關連。一汎論哲學及現代哲學，二柏拉德萊的絕對論，三柏格森的綿延論，四詹姆士及席勒的唯用論，五杜威的工具論，六斯波丁的新理性論，七羅素的邏輯原子論，八批判實在論的函蘊論，九亞力山大的層創論，十相對論及愛廷頓的物界構成論。十一懷悌黑的現實事素論，十二辯證法的唯物論。

文

藝

同院

次珊

林文，一個多愁善感的青年男子，富有熱情，而易受挫折；終日沉默着，讓自己生活在幻想的世界裡面。二十歲上下的人，正是所謂有為的時期，該像一朵鮮艷的花，一堆耀眼的彩霞。林文却奄奄無生氣，像一個垂老了的人。他從前有的是潑野的精神，但是環境把他給損傷了。他現在只有愛美的心，求知的心。他從前很可以自己跳下水去，讓身心得到舒暢，盡興去游泳，與鄰伴角逐一番。現在却不同了：他只有站在水邊上，看旁人游泳，他打量那一個人的技術好，那一個人的肌肉強，他在羨慕、贊嘆，而却忘記自己；現在他只是一個欣賞者了。

自從在不可忍受的情形下與家庭脫離了後，他一直是過着流浪的生活。他帶着一顆尚未老去了的心，把自己安排到凡是可住腳的地方。幾幅自己認為滿意的畫，幾本

心中喜歡的書，永遠伴着自己，在不同的破敝的小屋裡面停留。

目前停腳的地方，是在一個尚稱繁華的都市裡面一個寂寞的小角裡。一個小小的院子，共總不過七八間房子。除了一個老女房東外，還住着一對中年夫婦，身邊只一個小孩。另外還有一個幹苦力的。再就是一個幹特別買賣營生的癆病鬼似的男子，和一個鬼混的女子姘居着。

因為人沉默了，被別人認作是怪僻，便永遠會在一種陌生的情形下，彼此不犯往來的生活着。

住呀住的可都熟了。

房東是一個老女人，身邊沒有親人，只靠這一所房子當生活。也還有一個遠房的姪子，却除了詐索幾個錢浪當着花，輕易不大露面。一個老女人在這種情形當中，便很

女的便會漸漸的變成有說有笑的了。

可是，有一次，鬧到不可開交時，男的便貓似的溜到林文的屋裡。

「林先生，你別笑話，這真是命該如此。可也怨不的，我在從前，手下也有點積蓄，雖是不多，維持生活也還夠，我吃虧是大方不拘，隨到隨花。明明自己知道，這是生性，你說有啥法？」

男的說到這裡，便把聲音放得低了些：

「林先生，你沒有家小，多舒坦！」

說到這裡，眼不自覺的遲鈍起來，憂傷的繼續着：

「像我，唉，真是沒辦法，沒有一天好日子！娶這個老婆，是給家中弄頂了的，我一氣跳了出來，那裡有過一天安穩日子！遇到折磨，可就想起了家，又捨不了她！我也起過這種念頭：『擇開了吧』，那怎麼會成啊！人家跟咱可也受的夠夠的了！……我犯愁啦，好，你犯你的，她那裡管這個！我就恨她這一點。自從有了孩子，她更像是另有了天地，愁死你，也沒人問。先生，我才三十來往歲數，你瞧瞧，我不充四十多的？」

林文自然是勸慰幾句，可是這位王姓房客走了後，自

己一個人沉在苦苦的寂寞裡邊了。他最先對這個人的印像是俗不可耐；可是他從多次的談話當中，看出了在這一位財神似的臉膛裡邊，蘊藏着說不出的人性。這人生活當中也有過值得稱道的掙扎，這人也受過很重的創傷，所以他渴望着安慰，他潛伏着很深的寂寞感，但生活從不允許給他個舒暢。結果，讓「生活」壓榨得這個人除了吃過飯抵抵嘴唇向人問候兩句：「吃過飯了麼？」或是，「今天天氣……」以外，別的一無所有了似的。在林文脆弱極了的神經上，這的確是一個很深的刺激！他不敢拿自己來與這個「俗人」比較一下。他害怕。

那個一臉邪氣的姓徐的，說話常是那麼尖着嗓子，看樣人是極機伶的，十足的露出一個在黑暗中摸索着討生的人。和林文見到時，常是尖着眼睛，笑咪咪的點一點頭。他的「張家」是一個面面俱到的女人，活動得很，似乎天生來就具有討人喜歡和惹人厭惡的兩種性格。她野，她浪漫，她潑辣，處處看得出是一個吃透人事的女人。有時候慣會伺候別人的顏色，可是永不會忘記把自己放在前面。這個女人生到好些的環境裡，她該是被譽為「精明強幹」的。只是命運把她拋到浪蕩為生的環境裡面，她不得不把

自己得天獨厚的能力，用到周圍自要值得她用心的事情上去。男的在某些地方看得出，足有着使這女人傾倒的地方。這兩個人的姘合，類似偶然，却也正合了一句古話：「十分班配」。男的在一個不名譽的洋行裡，憑着熟悉地方情形，代人辦一些在白晝下面受干涉的營生。本身染着嗜好，女的似乎受毒更深一些。

林文在暗地裡冷眼看到許多忍受不了的情形，禁不住熱血上沖，心中深恨這一對「狗男女」。

那個男的有時候也攀着林文談談，永離不了：

「先生，任什麼也是生活難！你想想咱憑什麼？不自己上緊打算盤，以後的日子更難挨！」

在「生活」的護身下，含着一切鬼祟，林文再也想不通！「生活」支配了一切，甚至逼着一般聰明才力絕不低落的人，走上了耽毒死亡的路上去！

最奇怪的還是那個單身房客，爲了作工糊口，在家時很少；到了家便喝得紅紅的臉，高興起來便哼兩聲小調，着惱了時，使潑口罵幾句。這人有的是刀氣，可惜的是，過度的勞力和縱酒，使他僅只剩了那麼一個軀幹，人是蒼老得很的。他認爲林文是一個斯文人，自己覺得粗鹵，便自慚形穢，不大與林文來往。就在少有的幾次談話當中，林文覺得這個人是可愛的，他有着明朗的心胸，不避艱苦的一股蠻勁，這一切都深深的感動了林文。

林文不再把幾本子書籍認作珍貴，他覺得人生諸種相，才是最瑰琦不過。他不再把不合自己尺寸的人，當作一錢不值。老房東的多嘴，姓王的庸俗，姓徐的市僧，「張家」的浪漫，孤身房客的粗魯，他都認爲富有趣味。

林文漸漸地把幻想的美改變了，而好奇的向自己的周圍投着鋒利的眼。



下工

桑萍

盧媽是一個二十幾歲的少婦。臉黑黑的，一雙大眼睛；適中的身材；兩隻半大脚，纏得很周正，因為愛乾淨，自己時常穿着一雙潔白的線襪子，纏着黑鞋。

她說話慢聲慢語，做起事來却精明強幹，不讓人；又爽利，她自上工的那天起，便一直得着主人們的歡心。

她的家裡沒有別人，婆婆死了，只有公公；餘外還有哥嫂，不過同自己的丈夫不是一母，因而常生閒氣。雖然這樣，可是她出來的主要原因，却是爲了丈夫出去多年無信，自己在家耐不起那種寂寞生活，而特地出來跟人的，想着換換空氣。

一年多前，盧媽來在這裡的時候，她的主人是剛結過婚的一對新夫婦，還沒到兩月。

因爲她的主人夫婦共同營正式人生生活的第一天的第一頓飯，便是盧媽造成的，所以她在這個小家庭成立的歷史中，佔着很重要的位置。並且主人夫婦年青，她也年青，三人相差不多三歲。由這兩層關係，主人夫婦兩人便協

議不喊她盧媽而稱她盧嫂，這一「盧嫂」便一直喊到現在。

久處在鄉間的盧媽，乍來到一個新的環境裡，雖然是每天辛苦操作，可是她很感到滿足，她時常朝她的女主人說：「假若是太太用我，我永遠不回去了！」

因爲盧媽聰明能幹，家中一切事情，主人便都聽她安排；趕集，上街，跑公館，一向是叫主人省心的。

說來盧媽總算是一個不平凡的鄉下人，她不但作事能幹，並且能在一年多中，跟她的主人學得四五百字；據說今年春天回家，還在本村替族人看了一封白話信。這消息傳出後，全村馬上鼎沸了！大家都說她有本領，稱許她是本村第一個女聖人！

有這種影響，村人時常來找她看信寫信，她很感到麻煩。不過寫信的工作，都由女主人替她代辦了，不然的說她更感到了爲難和不安！

因爲女主人年前生了一個小孩子，在日常生活中，這又算給她添了一件新工作，給她了一種新的趣味。可是她

沒感到累贅，並且很盡心。

這小孩子自從離開母體，差不多朝夕都在她懷中撫育着，她拿這孩子做了自己的一種慰安，一時一刻也不肯忘懷她——自然也影響了她的識字的工作。

除此以外，最使主人夫婦驚訝的，就是她能夠講些「華山從」之類的帶有文學色彩的故事。不知她從那方聽來的，這無論是冬天爐邊閒話，或是夏季的夜晚乘涼，主人夫婦和他談起來，她都會滔滔不絕的講些個傳說，很耐人尋味的！總之，他們已往的生活是非常快樂的，主人對她好，她愛護主人。如果不是她衣服穿着的不甚調度的話，人家恐怕很容易地要誤會她是男主人的大婦了！

所謂世間的事情，無論甚麼總是不能盡如人意的。固然在他們這個小家庭的表面上似乎沒有甚麼裂痕，可是這內裡久已潛藏着一種悲哀了！近來她的男主人倫和妻是日益憔悴下來，尤其是妻更厲害，這樣，當然盧媽在精神上間接也受到了影響。

倫是一個國立大學國文系畢業出來的學生；畢業後便在一個縣立中學裡教書。因為鄉村不景氣，那個縣立中學在當年寒假中停辦了。倫也就於是失了業，一直到現在。

倫自從失業以來，它們這五六個月的生活，全靠每月寫點文章，支點稿費來維持。這如何能行呢？就是從前有點積蓄，現在差不多也跟着用完了。所以近中他們的生活漸漸地困苦起來，以致陷于絕境！

倫性情耿介，做事從不好求人，因此社會上沒人理會他。他亦愈發孤僻，強硬；他常想着：「人不怕窮，但要窮得有骨頭！」所以在這幾個月裡，他雖極度的受着刻苦，然而他沒發過一封信去央求別人。他的大部份的光陰，除了每天讀書看報之外，差不多都消磨在寫作裡頭。因為生活的鞭笞，他的臉漸漸不像樣子了，妻看見他那長得很長的頭髮，經久不剃，覺得自己是累贅了他，而沒有盡到做妻的責任。

在寒假之後，妻曾接了一個小學的聘書，這樣，她以為就是倫不做事，他們之間的生活，由自己一點小量的生產也滿可以維持下來。然而倫呢？他和妻的打算是不一樣的。他想着妻在結婚以前，教了幾年書，已經勞碌得不堪，所有的積蓄，都被它們結婚時花掉了；結婚以後，再叫妻去當牛當馬，做丈夫的似乎有些過于殘酷，對不起她！所以當妻接到聘書去和他商量，如何去應聘的時候他是再三

的反對着，要妻馬上退回去，不去做這清貧的事業。雖然自己已經是在這種清貧的生活當中掙扎着。因此，當時和妻生了半天氣。結果還是妻依順了他，又另荐了一個人去。

在過去幾個月裡，他們的日子還好過些，近來天氣漸漸地熱了，不要說家中的一切急待設備；因為暑假的到來，就是一切人事的應酬也較為繁複了。曾記得前幾天有一位朋友的宴會，二人去赴席的時候，她看見丈夫穿着二年前的那件紡綢長衫，又舊，樣子又過時，而且滿含了縷縷，自己心裡真有一種說不出的悲苦，當時不由的便落下了淚，覺得天下的妻如果都像自己一樣的成了贅物去連累丈夫，那真是女人中間一件最不名譽而且最不人道的事了！

在往昔妻很自信自己是有本領的，無論什麼事都不肯後人。不知怎的，近來失掉了這種自信心，而且連勸慰丈夫的勇氣也沒有了！每逢看見丈夫日夜勤苦的寫作！她只有在暗地裡流淚，傷心，抱怨自己，覺得去了這樣能夠取得暫時的慰安以外，再也沒法！

因為日子漸漸流入窮困，妻當然也漸漸地不安起來，她那張不舒展的臉，時常在她自己獨坐的時候更加憂鬱了。丈夫心裡也很明白，知道妻所不快樂的，並不是埋怨自

己無能，以致生活陷于困境，他知道妻，實在是爲了愛護丈夫，體貼丈夫，不忍叫丈夫在悶熱的天氣中去吃下一些苦！倫每逢聽見她這樣的時候，總是用出十二分溫和的口吻去安慰她：「愛！當心些呵，這樣是會鬧出病來的！」妻呢？每逢聽見了倫這樣的勸告，她總是不能回話，好像他這種慰安愈深刻，亦愈是能增加她的慚愧似的，結果是躲到一邊痛哭去了！

在這種關係中，盧媽覺着比主人更難堪，是走呢還是不走？她打不定主意。如果走呢，她覺到這裡的一切事情太太做不了，太受罪！不走呢，她覺着是拖累傷害了主人，她想不出好的答案來，只有隨着日子煩惱，一天天的在苦悶着！

近來在盧媽心中唯一的希望，就是想有人能夠給先生找點事情做，那怕是在暑假以後呢，橫豎有個盼頭在希望着。所以她每逢看見來個客人，或是接到一封信，她心裡都充滿着這種想像，結果呢？盧媽是失望了。……

盧媽畢竟是一個聰明人，委實說，這個小家庭不是有她就更顯得沉悶，枯燥起來了。因為她朝夕在身旁撫育着的那個小孩子，是她主人夫婦的愛的結晶，所以她常常利

用這一點來招引主人的歡欣！盧媽實驗了好多次，很有效力，於是這便形成了一個常例，以後她每逢看見主人夫婦少言寡歡的時候，她便把孩子抱在他們臉前，讓孩子活潑的跳躍着，直到大人把世界上的一切煩惱都忘却了把笑容重復掛在臉上為止。這種秘密，是她主人從沒有領悟過來的，盧媽也常常以此自足。

生活既是這樣脅迫着他們中間的空氣，當然再像以往的那種快樂是尋不到了，不過這幕劇中的男主角，總是時時刻刻的想着以個人最大的努力來恢復他們卓越的生活。他每天搜遍枯腸，絞盡腦汁，簡直是日夜不休的在拚命趕寫文章，差不多每週都有稿子發出去。結果十篇只有三篇登出來；四篇沒了踪影，下餘的給退回了，所得的報酬，僅僅是那麼一點點，事實告訴他：賣稿吃飯還不如討飯痛快！

文學作品，在現社會中的跌落，不受歡迎，倫也很明白。因為國難的嚴重，世界的形勢的不安定，一般人的眼光，多半都轉到，政治，經濟，以及別種科學上頭去了。不消說文學是被拋擲到一個冷落的角落裡，很少有人去注意因此書店老闆也轉了方向，便大出其時事類編，科學小品，和一些政治，經濟，社會等綜合刊物之類的東西。這

樣，從事文學的人當然是直接接受了淘汰了。所以倫的失業，受窘，不賣稿子，也是很合理的一樁事！

由於這個，倫便想到過去別人的話，說是幹文學是最沒出息的。現在他明白這句話的意義了，悔恨自己當年為甚麼不跑政治，幹法律，或是學經濟，以致現在弄到這步田地！既而再一想幹文學是自己的志趣，縱是幹政治，經濟，法律的人，也不一定個個都有職業，都有飯吃。所以他又不灰心了，他又努力的寫下去，一行兩行快樂的日子都在他筆下逃走，因此更織就了妻近來日夜的歎歎！

倫爲了不得已，爲了合乎潮流，也可以說是爲了吃飯，近兩天來他是在忙着寫一篇國防文學的論文。他想着這篇稿子寄出去，至少可以不失望，可以得一筆款項來彌補當前的急需——糧販，雜用和最近應該應酬的一個朋友的婚禮。他拚命的忙着，趕着，自朝到晚都蹲在那間斗室裡，不肯出來一步。

時光不息的流動着，由暮春轉到溽暑，天氣也跟着熱起來。每天傍晚，屋裡更顯得煩悶酷熱，尤其是黃昏中的蚊子嗡嗡的叫響，使人更覺得不耐煩了！

今天因爲由外埠來了一個朋友，妻從前和她是同學，而

且又有着一點親戚關係，數年闊別，忽而得着晤面，妻當然是異常的驚喜不勝慶幸了！所以她自上午出去，一直到黑天才回來。

妻這位同學和她的先生是住在另一個朋友家裡，據說他們此次的行程是專爲了遊歷的。今天大家邀她，就是爲他們洗塵，不過她同這位先生不認識，有話只向女的說了。

因爲數年不見，妻看了看這位女全學却是有些改變了，儼然是一個闊家太太的風度。長長的綢衫，短短的袖子，手腕上束一只長方形的金錶，除去從她那愛笑的聲調裡，還能回憶到她當年的一點稚氣以外，再也尋不到什麼了。妻和她在一塊相處了大半天，雖然談了很多的話，然而並沒有什麼收穫，不過有一點是使妻不能忘懷的，就是她處處站到支配的地位。去命令她的丈夫。這在妻想來固然丈夫柔順是女人的幸福，可是要談到夫婦應當互相尊重，互相愛護，以及地位的平等上，那他可未免有些那個了！所以妻今天對她相見的印象，只有這一點稍覺不滿的印象還清楚，餘外也就平常了。

委實說今天的聚會是很快樂的，大家到傍晚才盡歡而散。黑天時他們有的又邀請妻陪着客人夫婦去看電影，妻

想到今天離別了一天的自己的丈夫，不知道在家裡又累到個什麼樣子，心裡好像有一件事情馬上兜上心來，又覺得不安了！於是便借故說有點不舒服，自己脫開了他們，急忙地回家來。

妻回來的時候，自己坐在車子上便不住的想！她想到今天被請的這對夫婦，想到自己，心中淒涼了！她並不咀咒她的命運，她也沒有絲毫埋怨丈夫的意思；她只想到人生是這樣一件不易料理的事情，想到婚前的理想和婚後的事實，覺到近中自己的日子確是空虛黯淡了！

妻近來有一個打算，今天恰巧又遇到這樣一種情形，不消說是更堅決了她的踴躍的心志。她想着如果能夠實現了她的理想，這個小小的家庭，勢必是要分開的不呢，這生活恐怕永遠沒有轉機！她正在這兩種心情的衝突之間，車子已經拉到自己的門前了。她下來車子還沒待轉身，正好盧媽抱着孩子從家裡迎出來，望見妻，便引逗着孩子說：「媽回來了！媽回來了！」妻看見孩子，和看見了自己的丈夫一樣，歡喜得了不得，剛才的心情馬上冰釋了。趕忙付了車錢，從盧媽手中接過孩子來，孩子看見了母親，也高興得打着呵呵；她們一面往家走，妻一面又問盧媽：

「先生出去沒有？」

盧媽隨在後面，緊緊的跟着。

「沒有，沒黑天便點上燈去用功了！」

妻進家抬頭看見了窗上的燈光，心裡又感覺到一種痛苦，自己不知道說麼好，心在砰砰的跳，兩步併做一步的趕到屋裡，看見丈夫說了幾句話，她心中才轉安了！——她不知道自己說了些什麼話，只聽見蚊子在屋角裡放響，覺到燈光在桌子上散熱……她的心痛了。

倫這時正運用着思路向紙上着筆，妻忽然從外面進來，猛的把他的思路打斷了。他問了妻幾句今天去會客的話之後，妻便說：

「到外面去風涼風涼吧，幹嗎這樣急？」

「預備今天把他結束了，明天發出去呢。」

隨後妻又說了幾句話，他沒回答，直是鬥着孩子笑，等到盧媽把妻喊去洗臉，他才又繼續着，寫下去，一行兩行的……

夜漸漸地深了。孩子睡去以後，妻和盧媽在院子裡談了很久的話。這時，她們雖然曾經幾次的要他出來休息片刻，然而每逢叫他的時候，他總是回答着：「這就完了！」

其實他都是說的謊話！

盧媽因為明天還得做事，陪妻坐了些時，又給倫預備了些開水在暖瓶裡，她睡去了。留下妻一個人在院子裡。她望着星星，對着燈光，一顆踟躕的心，老覺得徬徨無主，不着邊際！

夜間的微風陣陣地吹送過來，使妻身上感覺到些涼意。她回到屋裡去，看見丈夫仍然在寫，沒敢擾亂他，獨自睡去了。她在床上輾轉着，只聽到隔間裡鋼筆在紙上作響，沙沙的聲音刺痛她的心。她覺得今夜異樣的睡不穩，漸漸她難以支持了！

倫一筆一字的寫下去，妻亦是一時一刻的跟着他不安！妻很想不管這些閒事，自己安穩的睡起來。然而不可能，她愈是想壓抑下這一些雜亂的思想，可是那思想來的也愈逼真。她不由得想到過往，又由過往想到將來；她想到在婚前和丈夫熱戀的時候，除去了很少的擁抱之外，其餘一切都不滿，把一切希望和快樂都建築在結婚上頭。然而既婚之後，又這樣使人疲憊着現實而眷戀着過往，她真有些排解不開了！她很清楚，倫已經幾年沒有回過家，她覺到這種責任應該完全推在她身上。爲了她，使倫犧牲了他

們母子間的愛，隔離了家庭幸福。她再轉到自己身上，一樣的自從和倫結婚之後！這一年當中，也從沒去看過母親一闕，雖然姊弟時常來信說「母親想她」。她每日看見的是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丈夫；她只顧了自己這一座小小的愛窟，母女的情分，終被夫兒的關係剝削了！現在她爲了彌補這點自私，爲了將來，爲了愛護丈夫，她覺到她的「計劃」應該實現了，可是呢？她又灰心了，她灰心以後的分別，以後的……總之，這時她是輾轉反側，在彷徨不安！偶而靜下來聽一聽，隔間鋼筆仍然在帛上發響。她無法，又去想了，腦子愈想愈興奮，愈興奮愈是睡不着，她終於哭了！彷彿這哭才是一種安眠劑，精神上才因此能由極度的疲倦而得到一點慰安！

妻稍微鎮定之後，正想朦朧的睡去，猛的聽到一種磁器的聲響，她急驚的醒來，原來丈夫把兩隻茶杯摔在地上了！她趕快起來，拿了燈，幫他收拾了，問他怎樣會把兩隻杯子摔碎了。

「愈是想把稿子趕完了，愈覺得精神不支，吃茶無效，吸煙不濟事，只有找酒，酒橫豎是刺激性較大的東西！

……

妻聽他說完了，才明白他是因爲疲憊過度，而想借酒之刺激來興奮腦筋，來延長他工作的時間，不料在摸索中誤觸到茶杯上，無意的把兩隻杯子摔破了！她明白了，她覺着倫這種調濟的方法，真如同上了絞刑一樣，心中不禁湧起了無限的悽楚與哀憐：

「要累就睡去罷！何苦這樣來自己糟蹋了自己！」

倫沒做聲；他笑了；看着妻的臉。他們共同走到寫字間裡去。妻此時再也不能忍耐下去了，終于向他發表了自己的意見。

「我想……我想你總該活動活動了，雖然這種生活在你是有興趣的，可是終也不利於你……」

妻沒說完倫便緊接住說下去：

「幹嗎讓我活動活動？沒的吃苦吃夠了嗎？」倫有點戲弄她。

妻申辯着：

「並不是那樣講，隨你在一塊，縱然是吃苦，我覺得也是甜蜜的！不過你瞧，你瞧——你近來太不像樣子了，又黃又瘦，如果再下去三個月，恐怕要行不得步了！」

倫一面答應着，一面又去看稿子。

「不妨事，我向來是黃瘦的！」他忽然發現了一個錯字在稿紙上：「你瞧，連這樣平常的字都鬧錯了，怪不得沒精神！」

妻沒去察看。

妻很知道丈夫的性情固執，強硬，但她仍不恢心的勸說着。她以為倫回了家，她歸到母親那裡，辭掉了盧媽，這樣他們的生活負擔便可減輕了，倫自然也會漸漸的健康起來。並且對於今天新來的這對客人的宴會，也可因他們走開而省却若干麻煩。至于以後的一切應酬往還當然也會省却了。她爲這曾向丈夫說了好多話，然而倫終究不肯這樣做，最後直到把妻難哭了，倫才申述着：

「愛！我並不是故意難爲你。我總想着從艱苦中去戰勝生活，並且我離開你就覺得沒了勇氣，好像失却了靈魂一樣！」

妻舉起手來，抹着頰上的淚道：

「假使生活有點轉機就好了！如果長此下去，我相信永不會好起來的——寫作不過是一種消遣，現在你拿牠做了職業，遲早是要失望的，況且又處到現在……」

「那麼，我們真要馬上分開了嗎？」

「真的！你此次回家去，一則可以看看母親，二則也可發出幾封信，在外面活動活動，假若下季有了事情，我們不是仍然住在一塊嗎？」

倫沉默了一會兒。

「真的這樣辦了嗎？再另說一樁事情好嗎？——我不能答應你！」

妻更進了一步，堅決的。

「真的這樣辦了吧！明天我可以告訴盧嫂，讓她回去，以後我們有職業再寫信給她。你不答應我也這樣辦了，再沒有別法！」

倫彷彿很感慨的。

「盧嫂進來一年多，替我們做了多少事，現在辭掉她……愛，我還是不答應你吧，我真不忍我們這個小家庭就此分散了——這房子，這書室，這庭院裡的花草！……」

「不能那樣想，我想盧嫂一定能了解我們的，不然的話，我們這個暑假就更難度了！不說旁的，就是對於今天新來的這兩位客人，我就很感覺發愁，不請覺得面子過不去，請呢，又要我上一筆款！」

「那末我們就偷偷的逃掉了嗎？」

妻嘴角裡露了一絲笑意。

「不！誰那麼鬼鬼祟祟的，做事不大方！我可以寫信去告訴他們，說你家中有事，有電報來，要你趕快回去，我勢必也隨你回到娘那裡。」

倫笑了！「倒滿夠的，不過我們終究是鬼祟了！那如打開窗戶說亮的，說是爲了生活而才這樣呢！」

妻有點責斥她。

「誰許那麼誠懇着？要知道這種誠懇有時也是要不得的！」

倫想了想，停刻又對妻說：

「那末，甚麼事情都由你辦了——路費呢？」

妻稍爲有點歡喜。

「是的，什麼都由我辦了！祇要你樂意，一切我都覺得有着落。至於路費，賣掉我們那兩隻戒指，再湊上點零錢就夠了。並且還有清賬送禮的錢！」

倫很惋惜的，深深吁了一口氣。

「做丈夫的真夠懦弱了！連那點結婚紀念品都上了打算！我真覺得——我們還是這樣刻苦下去罷？」

「你總愛計較些小事，現在還談甚麼紀念品呢？有時命或許要賣掉的，何況——並且物是活的，以後有了錢隨時可以買得到的呢！」

倫幾乎要落淚，室中充滿着沉默，一會妻嘆息着：

「人生總是矛盾的，在婚前一切都不滿，把一切希望都建築在結婚上，現在呢？既婚之後，又覺到這是一件累贅！」

倫默然了，好像這時正有一樁事情橫在心裏。妻對着燈光，忽然隱見了他那黑而且長的頭髮，於是趕忙跑過去，撫摩着他的頭髮，低聲的說：

「明天趕快去剪剪你的頭髮吧，長得這樣長了！囚犯也沒有這樣！」

倫答應了一聲，以下再也沒說甚麼。他慢慢地收拾了殘稿，忘却了酒瓶，二人共同回到寢室裡。東方已經發白了。

倫和妻安歇之後，他們又討論些辭職嫂的話，和些關於啓程的事情。這時天明了，不久便聽到盧媽起來掃院子，整理屋房，倫睡去了，妻仍沒有倦意。隨即便起來了。她不知道爲甚麼她會這樣興奮。自己草草地梳洗了，立刻

便去吩咐盧媽，要她上市特別去買一些菜來，今天大家快樂快樂！盧媽去了，但她走在路上心理總有些疑惑，——太太要請昨天去會晤的客人嗎？

倫起來洗過臉，飯已經擺在桌上了。他們吃過飯，倫照妻的話去理髮，順便又到幾個朋友處走走，告訴大家他和妻將要離開此地了。倫出去的時候，荷包裡藏着兩隻戒指，好像這貨物來得不光明似的，簡直有點發窘！

小孩子不懂事，家中只賸下妻和盧媽了。妻告訴她，她近來的計劃。和昨夜決定的一切：

「盧嫂！如今不得不告訴你了，我深知道……」

盧媽此時心裡顫動着，好像她老久預測着的災禍終於今天降臨了！她睜大了她那黑而有光的眼睛，望着她的女主人。

「呵……」

「我很知道你樂意跟着我們做事，不過，——不過你瞧你先生近來真不像樣子了，我們的生活如果再這樣繼續下去，他是一定要害病了！」

盧媽聽到女主人這樣的話時，她知道主人爲了生活艱窘是要辭掉她了，於是她很機警的說：

「太太！我知道了，我也久有這意思，不過沒有說出來。我總覺得我走掉了，事情太累，太太做不了，況且還有少爺！」

妻緊接着：

「是的，這就沒有甚麼可做了。因爲你走，我們也走——你先生回家去，我同孩子歸到娘那裡。」

「是嗎？那……」

「是的。我不樂意你走，你先生也不樂意你走，我知道你也不願意走，可是我和你先生打算了半天，究竟也沒有辦法，只有這樣了。盧嫂！我想你總能了解我們的！」

「只是太太和先生待我太好了！一直都沒當下人看，所以我總是時常想着跟太太和先生做事。既是這樣，太太何必說些客氣話？我心裡倒更難過了！」

「唉！盧嫂，真的是沒辦法！你先生時常誇獎你做事好，這次要你回去，他總覺得對不起你，沒的說！」

「不！太太！你和先生都得分開，我還提得到嗎？不過先生以後有了事情，我仍希望太太寫信給我。」

「是的，那時候一定告訴你。昨天我和你先生已經說過了，反正你們的莊村我是記得爛熟的。」

盧媽笑了！

「那也是你替我們村裡的人寫的信太多了！」
妻也笑了！

「沒什麼！——今天你可以到巷頭行去留個信息，讓家裡的人最近來接你。」

盧媽這時豁然開朗的，明白了今天女主人爲什麼要她上市特別買一些菜來的意思。

「今早特別買些菜來，原來太太還是這意思，我老以爲是有客呢。——太太預備幾時動身呢？」

「大概一兩天吧。收拾點東西，清理些雜事，不覺也就兩天過去了。」

她們說到這裡，又談了些閒話，時候已經不早了。天到過午，倫從外面走回來，盧媽和妻看見他，都覺得他輕了幾歲年紀，妻問他兩隻戒指，他說買了「二十八塊錢。」

翌日天明，它們一家人都很忙碌，早晨收拾了一早晨，吃過飯妻一面命盧媽償清舊賬，一面自己又帶着錢去辭房東。房東很不樂意它們走。她說因家中有事沒有辦法，臨來又安排房東太太一些替他們收轉信件的話，房東太太「一應承了。」「餽口兒一團和氣！」房東太太覺得男女都很

明理知義，「終竟還是吃書的！」

這一天妻收拾衣物，寫信，並託人替倫轉送一份婚禮。倫清理書房；盧媽便洗滌東西，它們雖然累，可是並沒有感覺到。黑天時，來接盧媽的一個鄉下漢子進來了，推着小車子。問盧媽時說是她娘家的一個兄弟。

因爲盧媽明天要走，在燈下妻開了她的工錢；餘外又多給了她兩塊。就是家中日常應用的些零碎東西，和舊衣服之類，妻也都給了她了，她高興得了不得，感激得幾乎掉下淚來，當晚談了很久的話，第二天盧媽便和它們分別了。

依着盧媽，大清早晨便要走了，說是乘涼快。妻呢。裏面也不肯，無論如何再留她吃頓飯。於是盧媽却不過這勝意，從了主人的命了。這頓飯他們是吃的叫飯館子叫來的飯。

太陽老高了，東邊的牆的影子，漸漸地縮短起來。這時盧媽的兄弟已經推着車子先走了，盧媽跟在後面。倫抱着孩子，妻空着手，他們都出來送她，房東太太也跟着。在門前依然說了許多話，臨走盧媽又伏在孩子的臉上，用手捏着他的腮龐說。

「少爺！我走了你跟媽媽去罷！」

妻和倫及房東太太，大家都異口同聲的應着：

「你看，乾娘走了！乾娘走了！」

孩子不懂事，只是放着無知的笑容。盧媽回過身去，望了望車子已經走遠了，她回頭又對他們說：

「先生和太太，房東太太都回去罷！車子大概在城外等着我。」

它們又應了一聲。正想回去，從轉角處忽然瞥見來了一個熟人。他不好意思再回家，於是把孩子交給妻，他等着那人來到跟前二人說了一些閑話才又回去。

妻同房東太太回來以後，說了幾句他們明天走的話。房東太太去了，留妻一人在屋子裡。她感到一切都不是從前了，空虛，零亂，寂寞，不堪回首了。

她想到它們從前日子的快樂，想到她用了很多心思所親手佈置成的這座美麗的房子，想到此去得要與丈夫很久不能見面，而且儘記着丈夫以前所說的「我離開你就難生活」的話，並且又想到離別了年許的母親和嫂侄，此去一點禮物也不帶，自己真夠酸了！這時千頭萬緒，處處都能引起她的悲感和難堪！她覺得有點難以支持。於是把着

孩子躺在床上了。一翻身又瞧見盧媽昨天洗過的那些東西，又乾淨又整齊，折摺的有角有楞的。一排一排的都放在箱籠上，自己的愁思更止不住了！

她看着盧媽洗過的那些衣物，她想着上面應該塗滿了一塊血一點汗的斑！因而又想到盧媽的命運，自己的命運……在這樣炎熱的天氣中，讓那個年青的可憐的女人走了，恐怕以後她的日子，要和自己一樣的又陷于暗淡寂寞了，想到這裡，不禁潸潸的落下淚來。正在流淚，又聽到丈夫回來的腳步聲，趕忙止住，匆匆的擦了淚痕，將頭伏在孩子的身後不再動了。

倫回來還沒進門，便在外面喊。妻沒答應，倫一直叫到屋裡，見妻在床上躺着，以為她是睡着了。

「這樣快就睡去了嗎？」

他上前輕輕地掀了掀她的頭，誰知妻這時聽到丈夫的問訊，兩滴淚又不禁的流落在頰上。倫瞧見了，於是急促的問着：

「幹嗎又哭了？」

妻握住他的手，半天才吐出了一句：

「沒有，我——我心裡安靜了！」

望子

易萬瓦如夫作
梁仁甫譯

秋天濃厚的霧已經籠罩了爾存，天氣陰濕，寒冷，降下連綿的細雨。整個天空好像溶化成了冰水，浸洒在村中的低下的屋簷上。在憂鬱的，泥濘的街中，騷動着聲響和變化，老牛瘦馬的車子上堆滿了兵士的行李，在這種紛亂的情況下，聲音雜選地走來了一隊新募的兵，有些穿着軍服，有些穿着毛在裏面的老羊皮襖，他們在這雨天，身上蒙着的一套破布毯子便變作護身的雨衣了。腰中繫着子彈帶，肩上的來復槍掛着盛糧囊，英風爽發的青年都在寒冷壓迫下走着，膝蓋上沾滿了泥，水珠打着他們的臉，但他們照樣唱着歌。

茶館門前站着一羣官員，旅客，農民都奇异地注視這些泥頭泥臉的英雄。

村中街頭擠滿了婦人，幼女，稚童，病夫抖戰着，顏色凍得發黃，他們等候歡送從爾存剛募來的新兵。開向蘇非亞，爲着前線吃緊了。

「噢，那不是喬治家的孩子！辛苦，帝徵克！」

「我看見他了……袁蓋爾走過去了。」

「那不是尼特齡嗎！你媽媽在這兒裏！」

隨即獻給他們鮮花，許多人腮上流下淚珠。語句吞吐不清楚了……這一隊兵走過去，實在，他們已經踏向前線去了。

「媽媽，」一個緋色腮的女孩喊着「那不是大哥嗎？」

「斯圖袁哥！」一個七歲年紀的幼童喊叫。他靠着一個女孩站着，用手指着那隊兵。

「孩子呀！孩子呀！」母親悽慘地嗚咽着。

一個黑色眼球的高俊青年，離開隊伍走來，吻他母親的手掌，吻他妹妹和弟弟的額面。把小孩給他的鮮花佩在胸襟上，一朵花插在左耳後邊，隨即唱着歌，很快的走回隊伍。

「再見，再見！一路平安！」母親說。

「斯圖袁！」女孩喊。

但他們的聲音沉沒在雜選的騷音中了，斯圖袁歸入隊

伍，瞬間他的影子消失在濛濛的霧中了。

母親呆呆地凝視遠望，但不能再看見什麼了。

小女孩提起裙角蒙住了臉。

走回家，斯圖袁的母親打開舊箱子，翻出些裙衫竹布，在箱子底下找到一隻大蠟燭，點着放在聖像前面，開始低聲祈禱起來了。

這時剛門村礮聲隆隆地響起來了，時間是一八八五年的十一月四號。

夜中，母親心納作了兩柯一夢：

她夢見一塊大雲彩，軍隊在雲上經過，斯圖袁也在其中，瑪利亞呀！多麼可怕的情景吧！雲搖蕩着，天空似像發抖，陸地如同戰慄着，爭鬥降臨在人間。斯圖袁的影子在雲中消失了，一切不可復視。

心納醒了，四週一片漆黑，屋外風聲怒號……上帝呀

……保護他吧！聖瑪利亞！可憐斯圖袁吧……

她直到黎明沒合眼。

「彼得先生，雲彩是什麼預兆？」次晨她問。「雲嗎？可有兩種說法；有的雲帶來雨澤，有的雲蒸發一陣就罷了。心納，你夢見那一種雲呢？」

她敘述她的夢景，彼得回憶着。

他好像在他的說夢書中沒曾見到過這樣的雲，但他看到這位婦人的憂愁面孔，他便說：

「心納，別焦心！你的兒子一定很健壯愉快，雲彩暗示音信，你要接到斯圖袁的信吧。」

母親的臉色立刻閃出喜悅的神氣。

六日後，她接到從一位志願兵帶來的她兒子的信，這位志願兵是她兒子的朋友，他押解賽爾維亞被俘虜的兵回來。她趕快把信拿到牧師跟前，請他讀給她聽。信上邊寫道：

「敬稟者：我很愉快活潑，我們已經和賽爾維亞開了火，保加利亞萬歲！我很好，斯圖那夫也很好，表哥帝梅催也好。他囑付替問他母親萬安。賽爾維亞兵砲轟我們，用機槍掃射；但他們已望風披靡了。明日我們要橫過剛門村，我回家時要給克納從尼西帶去點禮物。我送你一法郎作零花費。我將來向拉道蘇講彈殼的爆炸聲。肅呈萬安，兒斯圖袁跪稟。」

更多謝彼得先生，我想贈給他一支賽爾維亞槍。賽爾維亞兵不會描準射擊。祝福斯圖元克萬安！」

這封信把心納的憂鬱的心給寬慰了不少。她趕即跑到斯圖元克的家中，斯圖元克的雙親也非常高興。

走到街中，心納窺見一隊保加利亞兵在一羣囚犯後邊進行。噢，兵隊裏邊可有斯圖袁嗎？她向前進走近了一點，並沒有他。她想問一位兵士是否知道她兒子的消息，但她的注意點移到那羣囚犯身上了，她初次見到被俘的囚犯。

「老天爺！」她喘喘着，「這些是賽爾維亞人嗎？他們看着很像有禮貌的人。他們的母親想他們來到這遙遠的地方，多麼憂愁吧！孩子們，等一刻！」

她跑回家中，手裏拿着一杯白蘭地酒回來了。喊着賽爾維亞人等她一刻，她給他們送來了飲料。保加利亞兵押着囚犯發出了笑容，小隊囚犯們便停住了。

「多謝多謝！」感恩的囚犯們說。喝了一口酒溫暖溫暖他們。

「祝福老大娘，可再有一杯給我們喝一口？」保加利亞兵愉快地瞧着杯子說。

「他們都是老天爺的孩子，耶蘇的教徒和我們……」母親心納沉思起來，望着小隊囚犯們的影子消失在遠方了。一切都寂靜。

聖誕節快到了，隊軍要遣散了。有些留在鎮上的青年們差不多都已經返里了。斯圖袁並不在他們之中。實在，關於他的消息一點也沒有。母親心納憂愁起來，痛苦的思想擾亂了她。

一堆日子溜跑掉了，她時常到大門前。沒有人來叩門嗎？斯圖元克到家了，隨後帝哥夫的兒子，斯塔馬爾夫兄弟倆。她出去看他們，向他們探詢消息，但他們一點情形也不知道。很早以前的某個時候，他們都會見過斯圖袁，後來他們就不知道他的形象了。

「媽呀！表哥帝梅雀到家啦。」她女兒克納回家的時候和她說。她又出去看帝梅雀。

「帝梅雀，你可好呀！斯圖袁留在那兒啦？」帝梅雀也不知道一點消息。「或許」，他安慰似的猜想，「他們把他送過維爾城去了，他要從另外一條路回來吧。」

「聖母呀！我的孩子可能到那裡去呀？」她嗚咽着，走向斯圖元克家裏去了。到了大門前，她的一顆心跳的很快。無疑地，斯圖元克要告訴她，他已經聽到了斯圖袁的消息，說是聖誕節就返里，並且帶來了問安的話。但是斯圖元克沒有直接回答。她呆呆地停留在那裏，眼中滴滿了淚珠。

全村都活躍起來了。人們都盼望着從前線回來的第一團兵要經過此地。剛巧在母親心納的房舍前面，人們曾經種了兩棵大樹，枝椏在半天空纏繞成一個橢圓形的拱門。從山間把氣芬鮮豔的柘枝拆了下來。裝飾那兩棵樹和橢圓形的蔭道。上邊懸着標語：「歡迎英勇的戰士。」周圍飄着保加利亞三色的旗幟。一座真正的凱旋門。

凱旋的軍隊準時來到了，經過了這凱旋門。

「或許，他晚些時才到吧。他一定不在生疏的地方過聖誕節。仍舊有些走在後邊的人，一個一個的慢慢走來。夜晚前還有時間能趕回家。他知道家裏有心情很焦急的盼望他的人。」

可憐的母親心納這樣想。

早晨，心納很早就到了教堂，她把斯圖哀送給她的錢買了幾隻蠟燭，燃着放在聖像的面前。她回家時，看樣像似憂愁少了一點。

「今天是聖誕節，他準要回來……聖母呀！把他送回來吧！」

她的女兒克納說村中的許多青年人都已經到家了。母親的表情漸漸地灰暗起來了。

「去！像別家的孩子一樣，迎接你哥哥。」她含怒對克納說。

「媽媽，我也要去。」拉道蘇說。這兩個幼童走過雪蒙了的街，離開村莊，冒險順着大道往前走。母親依門盼望着。

冰涼的風從山頂上吹來，遍山谷田野都是積雪。一個悽慘的天空，烏鴉群翱翔在路途的上空，或棲息在樹梢頭。途中到處都是人們，在期候着凱旋的兵士，男女老幼在路上站着。兵士們仍舊單獨的、或和同伴一塊走來。克納和拉道蘇走過第一羣人，隨即走過了好些羣人，仍沿着路向遠方走去。雖說雪花又落了起來，使他倆看不清楚，但他倆是能夠認識出哥哥的面貌呀！道路爬過了一個小丘便模糊在另一方向了。克納和拉道蘇走上了丘頂。風吹的更凶了，使他倆前進感到困難。被雪花裝飾了的兵士們一旁走着，他們之中沒有斯圖哀呀！

「後邊還有回來的兵嗎？」克納問。

「小姑娘，我們不知道，你等誰呀？」

「等俺哥哥。」道上行人走過去了。

克納往前呆呆地眺望，她感到冷，有點發顫。拉道蘇

哽咽起來。但是，哥哥要來了，他們必須走向前迎接他呀。不然的話，母親要生氣，或者要哭泣呢。

第二次他倆看見一輛車子，其中坐着兩個人，周身蒙着溫暖的衣服。克納站在馬前，使車子停住了。「先生，您後邊還有兵嗎？」

「小姑娘，我不知道。」一個人答，把帽沿舉起一半驚奇地注視這個臉都凍紫了的小女孩。車子向前駛去。

這兩個孩子站在那裏，像在土壤裏生了根的一樣。幾個鐘頭溜跑了，山上吹來的風更勁了，針砭着小孩的面龐，吹起他倆的衣裳。雪花在他倆身旁盤旋迴舞，但他倆並不畏縮，眼呆地望着天際，想發現些活動的動物。忽然關心納的心跳了起來。從遠方走來了一隊馬兵。多麼多的一隊兵呀？無疑地，大哥一定就在他們中間，她一動也不動的等着，兵們騎着馬奔了來，從小孩子身旁雜選地往前走他們的路。

心納向着兵隊後邊的兩位軍官打招呼。

「隊長！」她哭着喊，「俺哥哥來了嗎？」

「你哥哥是誰？」其中一位軍官問。

「斯圖袁哥哥，我們的斯圖袁哥哥。」拉道蘇急慌地

說，奇怪這位體面的軍官不知道斯圖袁是他哥哥。

「那個斯圖袁？」軍官問。

「衛存鎮上的斯圖袁。」心納堅決地答。

那位軍官對他的同伴暗暗地說了幾句話，隨即很有興趣的盤詰着說「你哥哥在馬隊裏嗎？」

「是的，是的！」可憐的孩子，回答的並非所問。

「那麼，他不和我們一塊，教人可憐的孩子呀，回家去吧，你們在這裏要凍死了。」另一位軍官說。

於是兩位軍官策馬前馳，趕上了他們的大隊。

心納哭泣起來，拉道蘇訴着苦。他倆的腳和手都凍麻木了，嘴唇凍的發紫。他倆面前伸展着一條十分荒涼的直達村莊的大道。那些出來迎接凱旋的軍人的羣衆都已經回家去了。天色已黑，風更狂暴起來。一隊遠方馳來的馬隊走過，軍人的快樂的歌曲在風裏迴旋着，送入小孩子的耳中。

心納和拉道蘇從原路走向村莊。

時已夜晚，他們的手插在衣袋裏，兩個孩子靜悄悄地走着。掛念他們的母親，在門階上盼望着他們呢。

他倆後邊忽又來了一輛三匹馬拉着的車子，轉轉然駛

過去。

「請，先生，後邊還有軍隊嗎？」

車子疾駛而過，黑夜裏沒人看到或聽到他倆呀。

雪在偵備團調動處，雪是從西方飄來的。在戰場上。就在靠皮勞的葡萄園的地方，雪已經差不多把斯圖爾的墳墓用白圍巾蒙蓋住了。

秋 夜

嘉 祥

星光閃爍着，弓月羞答答地掛在天角。雖說寂寞的夜幕裡塗上了涼意；但誰個不愛這麼一個熾媚幽雅的夜景。

一個曲折的草徑，我徘徊着。

蟋蟀在草叢裡有節奏似的哼起了曲子，音韻飄蕩在池旁的垂柳絲裏，和淡淡的月光交織成了一幅更恬靜的夜——似一片澄澈凝滯的水潭。

我愛夜，更愛這初秋的夜晚。她淑雅，美麗，輕盈，嬌娜，而且時時嬌羞似的。但從她的表情上，流露出忠誠，坦白，天真和安嫺。

任憑你在夜中狂呼或哀泣，但她總是默默似的，偎依在你的耳旁，用不清晰的語言，安慰你的憂愁的心腸——像慈母安慰她的孩子一樣。

夜，她有一副慈錫的態度，無管你是暴雄的狂夫，或是多愁善感的文人；但在夜幕裏，祇有沉醉在她的懷抱中，如一隻馴服的羔羊。

我總覺夜是善的，是人類社會罪惡的反面。多少無惡不作的好徒，殺人放火的凶漢，但在夜裏，不知不覺地使會發出天良，顯露出真我；甚或懺悔起了白晝的醜行。

我們總都感覺到了吧？白晝人世的紛紜，獐獍的面孔，虛偽的表情。一切都緊張，急忙，混在罪惡的人流裏，胡亂滾滾去，連自己也莫名其妙。

來到夜中可就大大的不同了。心中澄滿的似一池靜水，自己也感覺自己的存在了。一切都是真，善，美。

讓庸俗的人们在白晝中見鬼吧！

是的，自己欣賞這幅初秋的夜晚吧！

拂拂的柳絲，抑揚的蟋蟀鳴聲，在這樣的一個夜中，我忘掉了一切——悲哀和幸福。池水裏映着星光，波紋含滿了笑容，月光淡淡地描畫出了一條一條的樹影，綜錯的躺在池旁的草岸上。像似洗耳靜聽蟋蟀的夜曲。

無名古墓

一座古墓睡在漫地衰草中的荒場上，
寂靜的，永遠不發一些兒聲響，
偶然有一兩隻綠色的鳥在墳頭歌唱，
帶着墳墓氣息的空氣總覺有點淒涼。

我沿着池旁走了兩步，草叢吻着我的腳面。

一切都寂靜，美。沉沉欲墜的月，絲絲欲語的風，我祇有讓純潔的情感儘量溶化到夜神的懷抱裏去吧。
這樣的一個初秋的夜晚。

古墓中睡着的究竟是那位英雄？
雨凌風蝕的墓碑上是字跡朦朧。
有紅莖的爬牆藤在石碑上糾纏，
沒有花園更沒有名士們的頌讚。

丁平

昏 暗

魯 人

癡望着紅綠的影，
踱過來又踱過去，
灰黯色的寒風，
在身後睜開眼了，
獸子，還爭辯花草底
短長嗎？

浮蕩庭院的誘人的香，
要把誰喚走呢？
碧柳下他低着頭，
白雲底醜臉永不害羞。

黑色蟻在倉遑互語，
你，小小的虫兒啊！
你今又有什麼顧慮？

狹徑崎嶇有人緩緩地走，
沒有言語。

青 年 生 活

寫給青年朋友之四（通訊）

警 民

借了本刊這個小小的園地，我們曾經討論過幾個問題，並提供了一點點的意見，作為大家的參考了。根據近來讀者的來函，我們確實知道牠已經發生了相當的功用。最使我們快慰的就是你們不僅給予我們以深刻的同情，並且對本刊還有着無限的希望。因之，自己在興奮之餘，更願借此與大家討論現階段上中國政治之認識問題。

希臘著名的大哲學家亞里斯多德曾經說過：在天性上講，人是政治的動物。這句名言，直到現在，一般社會科學家無不奉為金科玉律，任何的社會人士，均未加以反對。唯其如此，所以吾人起而過問政治，甚或實際參加政治活動，乃是順乎天性，合乎人情，並不是什麼大逆不道的事，當然是無可非議，無可指責的，反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視國家事於我何有的，才是真正反常，斷非青年人所應有的態度。至於主張「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行着愚民政策的人，那是別有居心，另具懷抱了。

按照着 孫中山先生的遺教講，所謂「政」祇是衆人的事，不是特別的了不得的問題，大家的事，大家來問，並無多大不合。是以青年朋友，你們關心中國政治的發展，我們正為國家慶幸，我們認為是民族的福利，絕不担心害怕而視你們為洪水猛獸。

青年朋友們，在過去幾年間，你們外因中國環境的特殊，內受民族意識之激動，曾不惜拋下書本，忍受着犧牲，轟轟烈烈的舉行過罷課示威等等的行動，以表示弱小民族的反抗，促起帝國主義者的反省，雖未能收復失地，得有效果，却也曾可歌可泣的震動一時，在青年運動史上，總算佔了極重要的一段；在中華民族的復興上，也不無相

當的勞績。不過社會上的人除表示部份的同情外，總未能對你們完全諒解。他們不是說你們干涉政治，目的不對，而是說你們自由行動，弄亂了整個的陣綫，祇憑情感的衝動，忘却了理智的分析。因為僅靠貼標語，呼口號，在目前是不能挽救國家的危難的。

青年朋友們，社會人士所給予你們的批評，是有道理的，你們應當誠意的接受。的確現在的世界，不比從前，各民族間的傾軋，日益加厲，帝國主義者的國家基於自利的觀念，絕對不惜以弱小民族為犧牲品。強權已把公理完全吞食，一切的仁義道德，盡屬欺人之談，不過成了好聽的名詞而已，要在廿世紀立國於天地間。恐怕祇有武力，講不的什麼折衝利用，縱橫捭闔了。單恃情感與熱血，怎麼會行呢！中國政府近幾年在外交上橫衝直撞的結果，已

經曉得，不但國聯、美國此路不通，即便蘇俄亦是「行不得也。」想着不被人家滅亡，只有專靠自己。埋頭苦幹，自力更生，方是一國之政治經濟建設的唯一最高原則。

青年朋友們，生在這時的中國，吾人不必灰心洩氣，雖是眼前國際風雲正緊，暴風雨行將到來。困苦艱難的環境，正是天假吾人以鍛鍊的機會。我們只要奮鬥下去，對外不成問題，據說我們政府已有了相當的準備。和平統一之後，精誠團結實現，定可把握的平安渡過這非常時期。果使大家各盡其責，服從政令，在共赴國難之前提下，不致使政府有內顧之憂，我們相信，中華民族是可以解除任何的羈絆，將會永遠獨立於世界的，深望青年朋友共同奮勉！

男人（速寫）

李予魯

這個男子不到三十歲，凸出的下頰，高顴骨，濃眉，深陷的眼眶，眼珠上白的部分掛着紅絲；黑紫的胳膊，裸

着胸膛；夾褲，掉去了半片；赤腳上濺着泥污，驚懼的攥着腦袋，囁嚅的說：

「少爺，你，你能，你能……」說的時候從腦後放下粗笨的手，緊拉住褲筒，不時地扭着破洞透出的紫肉；額紅了臉，脖項上暴露着一根一根的青筋，眼注視着少爺發光的皮鞋，五個腳指頭，一上一下的蠕動。

這種神氣除了在老爺與少爺的面前會這樣。他想到在自己田裡耘草的時候，雖是臭汗在嘴裡嚼着鹹苦的滋味，却是悠悠得很。

少爺比他小十歲，站在月台的第二階級上，恰與他的頭攏成平行；一個尷尬，粗魯，局促不安；一個優閑，恬靜，浮着微笑。他立在少爺的對面，像是一個隆腫的乞婦，跪在一尊聖潔的菩薩像前。

少爺剛從學校中畢業歸來不到兩天，因為升學，向父親索錢到C埠去，父親愛兒子，說是一事不升學，也叫兒子多住幾天再走」。兒子不聽話，父親偏不給錢；又因了父親的小老婆發脾氣，兒子賺了不孝的罪名，氣得兒子失了一宿眠，弄得精神有些頹廢。可是四服褲腿的褶縫仍然筆直，下面趁着一雙發光的皮鞋，大翻領襯衫迎着微風，飄動的煞是好看。

「父親老頑固，聽女人話，誤我前途……」兒子抽

噓了一口長氣：從煙盒裡抽出一枝前門香煙，狠狠的劃着一枝火柴，眼珠瞪着噴出的紛繞的白圈。

老子一早就出去了。他追出來站在月台上，喊了兩聲爸爸沒有回響，望着蔚藍的天空又嘆一口氣。

他站着呆想：密司張約我一次單去C埠，密司劉說在車站等我，這，這不成了泡影嗎？友誼怎樣維持。她們會說我失信，說我不誠實。唉！父親真是老頑固。想着想着這個男子攝手攝腳的湊到月台底下，一張可憐又可笑的面孔，使少爺的思想暫時移到眼前的這副色相。

少爺眨眨眼掃視這男子的像貌，好奇心使他對這男子起了關心。雖然，少爺剛生過父親的氣，腦裡幻着定下約期的女同學，可是覺得拗不過老子，心情麻樣的亂，很願有一種事情混掉這煩亂的情緒。對於這個男子，正好說幾句同情的話；他背起兩手，在腕後握緊，腦袋歪向右邊。

「你有什麼事情，不用拘束。」

「少爺，你能給我看個信。」

「好的，我很能幫你的忙。」少爺顯得落落大方，拖出緊握的手。

這個男子從腋中貼肉的地方，小心地拿出一張用包某

的紙寫得七歪八橫的信，雙手捧到少爺的跟前，少爺一個字一個字的讀：

「吾兒見：所寫此信，不為別事。你在老爺府中做事，要小心盡審，不要亂為。家中你娘腿骨叫車碰了；你妻給人家做活，也叫人家辭啦！吾兒白黑哭，瘦得像小猴。你見信可跪求老爺，發發善心，先使幾元掙來，好叫家中過活，要緊要緊。還有許話，以後再說。」

父囑七月一日

「是你父親寫的吗？」

「不是呢？我爹不認字，誰是找孫小二先生寫的。少爺、孫小二也念書，聽說在X城，一年化七八百元，可是五個年頭還沒畢業呢？」這個男子不像從前的性兒，五個腳指頭翹起來，磨着月台石頭的楞。

「你家中很苦啦！有老年的父親！病了的母親，女人孩子，真難……」

少爺打量他的臉色由紅而紫；他咬着下唇，兩顆圓亮的淚珠，從睫毛下滾出，流到頰夾。

「一家人，靠我……」

漸漸的，這不快樂的事情使他動了無名的悲哀，可是

他不敢哭出，他只咬緊了黃牙。

少爺覺得有趣，自己過才的煩悶頓時消散。

「你是黃水逐出來的啊！」

這個男子擰住拳頭，滿水的眼瞪得更大。

「我家裡種着十畝地，喂着三隻老黃牛，我爹管理我管外，誰不說我是好日子，真的，早晨天不明就下坡，晚上黑過了天才回來，紅黍油餅，大人孩子吃個飽。就是下雨天，也坐在家裡掃草繩賺個吊而八百的，一家的開消夠啦！晚上搜着老婆睡大覺，絲毫閑事沒有。現在，其他媽的倒楣，黃水咕嚕咕嚕的直灌，地是沒啦！房子也給沖倒啦！我們一家大小五口，就跑到東邊來，住在關帝廟裡，起先我討飯供給一家人，後來一天討不到三個粗麵餅子，我們只好餓肚子，沒法子，我和女人都非給人家作工不可，信上不是說嗎？我女人叫人家辭啦！這府的老爺心腸好，我才得以活命。可是……可是，少爺，現在家裡的人又餓着肚皮了。」他似乎忘了是在王人的面前，滔滔不絕的說起來。

少爺一點也不惱他，還叫他往下說：

「你真可憐，唉！可憐！」

「少爺，本來俺們是不該淹的，天有眼，偏是鄭鄉紳那王八崽子，放錢給我們，却要我們五倍的利錢；我們吃虧太大，一年中地裡出的還不夠他一人的。我們聯合起來抗債，天真不平等，少爺，你讀書明理，現在不是講平等嗎？那些害人的東西也不死，鄭鄉紳買通了四五十個人，一宿的工夫，把口子扒開了，他們坐着船不知去向，我們農民們可遭殃，新苗給淹啦！人死的也不少，唉！真真壞沒有啊！」

「你早就該打死他呀！」少爺的話有些不自然。

「少爺，農民都是老實的，誰也不願多生事非，你想誰料到他會施怎樣的毒計，頭頂上有天，他就不怕天老爺五雷霹靂他，反正壞人都不得善終，早晚有報應的。你說是不是，少爺。」

「你父親住在廟裡，你不在家怎樣過活呢？」少爺伸了伸腰，皮鞋在月台上咯噔噔響了一陣，用手掠一下覆着前額的長髮，眼珠靈活的轉了幾下，又回射到這男子緊張的紫臉上。

「信上不是寫着嗎，叫我求求老爺，開開恩，暫時支給我幾元工錢，老爺又出去了，我的錢得趕快措，餓着肚子不是玩的事。少爺，窮人的日子真不好受，缺吃無燒，不定那裏一蹬腿了事。少爺，你給我在老爺面前說個情吧！」他說到最後一句，又忸忸的漲紅了臉，脖子上的青筋又出現了。

提到錢，又打動了少爺的心事，要錢升學，爸爸不給；給別人說情，更是辦不到。既是談了大半天，不好意思馬上回絕他。

「你來了僅！四天啦！」

「少爺，行行好，我是想預支。」

「父親怕不能開例子，從前沒有不到月頭支薪的。」

「少爺，你你……」

「怕不行怕……」

少爺唾一口吐沫，點着一枝煙捲，繚繞的白煙，似乎又看到密司張正在頭等車廂裡發着焦急，痛恨他失約；密司劉鶴立在站房前，罵他失信……

（益和師範）

豬

景壽仁

豬真是令人討厭的東西。宰豬人天天拉了幾車豬經過門口，叫的真難聽！

照例的今天又來了，遠遠的聽見吱吱的叫聲，一羣豬，毛茸茸的黑鴉鴉的一堆，堆在車上，用繩子繫着，拚命的掙扎，拚命的叫。

「這聲音真好聽：非常悅耳，比任何音樂還要好。」人稱神經的X君苦笑着對我說。

「真是？這聲音還好聽，多麼煩人；多麼討厭。還談什麼音樂？根本就談不到什麼音樂；無怪乎人們都叫你神經呢？嘿！你真是一個精神病。」我這樣譏笑的說。

知道你是音樂家。但我以為這叫聲比任何別的調子都悲壯動人。他們雖然被綁着，沒有希望了，他們自己也知道。但他們還是拚命的叫，彷彿再有一分的力量，也要使去來，喊出來。正好像——」

「笑話！照你這樣說人們都可以不研究音樂了；不唱歌了；世界上的提琴家；鋼琴家；低音歌王，都讓豬做。

下次的遊藝會可以叫豬上台表演一段了。」

「不是你這樣說法，這是一種，更逼真。更悲切的呼號。也是他最後的掙扎；或許是死前的懺悔。我們聽了總該猛省吧！……」

「得啦！得啦！你這樣好的口齒，明天參加演講吧！一定拿第一。你休息休息吧！你神經過敏啦，走！我們進去喝點水吧！」我拉了X君進去。

門外的叫聲遠了，但還能聽見吱吱……X君要張嘴又不說了，這樣好幾次，結果還是我先開口。「豬的確是不好，你看他那體樣，看見臭坑，就要過去，那種臭味，真令人討厭」。

不！不！每逢見了水就要在裡面洗澡，那正是他想清潔呢；不過因為水嫌，他也沾臭汗穢罷了！如果他也像叭兒狗一樣，天天洗一次澡；天天跟在主人腳下；或者睡在主人的被窩裡。那一定也是像叭兒狗一樣的乾潔可愛了。」

「可……可是他除了供人吃以外，沒有什麼用處了。」

又不能爲人工工作也沒有其他用途。像牛吧！可以耕田，可以供牛乳……羊也有羊毛可剪。可是豬呢？一點用途也沒有，只是長得那麼肥！等人吃。」

「雖然這樣，他不作工，到底他還能供人吃。可是一般不工作的人，是不是也可以一樣的拿來吃掉呢？而那種

人爲什麼反倒吃豬的肉呢？」

半天沒有聲音，寂寞好幾分點，猛然的他說：「我們看宰豬去！」

「好！……好吧！我……我也去！……」

——二十五年六月於南開初中——

黃昏

董懷勤

太陽和人間離別的時候，更顯出十分的壯嚴和美麗，好似披着一件紅袍似的火輪，光耀萬丈。天際飄滿了彩霞，太陽忽然被一塊紫雲遮住了，河面上立刻籠罩上了幽暗；但不多時從雲縫裏又射出了金線萬條，好似人間天上變幻着一幅彩畫，這是夕陽將落的時候，黃昏來到寂寞的宇宙間的景象。

漸漸地東方好像披上了鱗狀形的白雲，不一會雲堆裏冉冉地吐出了清輝。——一輪明月。這時正是日落月出的時候。彎曲的小河，水潺潺的向前流着，岸傍的綠楊翠柳都籠罩在輕煙裡。我徘徊在這種景况之下，看到歸鴉陣陣

，一片無際的曠原中交映着月輝和星光，恰如一幅圖畫一般，忽然津浦路上的火車冒出一縷黑烟，從地平線蜿蜒地駛進了車站。

景色漸漸地更變迷惘了，背後祇有皎月懸在天空，愈顯豐姿媚麗了，我真愛這黃昏的景物，更愛黃昏時天上的月光，她給我一種神聖的快感，她使我忘掉了塵世的一切雜念，我自己徘徊着，聽了到黃昏時候草際發出了幽怨的曲調。

一團黑暗中懸着一個月亮。

省立德縣中學

本刊撰述人著作之二

我們的手（詩集）

李魯人作

北平民社出版

定價三角

● 投稿簡約 ●

- 一、本刊接收外稿。文言白話不拘，唯須合於本刊體例者。
- 二、來稿最多以萬字為限，特約撰稿除外。
- 三、譯稿須附原文，或載明原文出處。
- 四、來稿須用格紙繕寫清楚，並加標點以便排印。
- 五、本社對於來稿有刪改權，其不願者請附函聲明。
- 六、來稿除附有相當郵資者，恕不退還。
- 七、本刊稿費每千字暫定元至五元，或酌贈本刊。
- 八、來稿暫寄山東濟南初級中學顧警民收轉本社編輯部。

本刊廣告價目

地位	全	半	面	四分之一
底封外	六十元	三十元	十五元	
封內	五十元	二十五元	十二元	
正文前後	三十元	十五元	十元	

時代青年 (第一卷第五期)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九月三十日出版

編輯者 時代青年社
 負責人 顧警民
 出版者 時代青年社
 印刷者 華北印刷局
 總經售 棹石橋書社
 代售處 國內各大書局

全年 十册			每月三十日出版
零售	全年	半年	
一册	十册	五册	
一角	八角	四角五分	
郵費在內			

時代青年年第二卷目錄

封內題字郭紹虞先生
時代現象

願全大局	警民(一)
消滅內戰	云(二)
弱小民族與自殺	子奇(二)
走私問題	杜(三)
論大學生的失業	甫(三)
研究·批評·介紹	
行將壽終正寢的國際聯盟	明綸(五)
論日本對華外交	徐作霖(九)
齊長城起原考	西山(一二)
我對於牛津大學的認識	曹子欣譯(一五)
哲學不是玄妙的	高名凱(二三)
韓愈評傳	王錫昌(二七)
詩關雎中的「鳩」和女人	張延舉(三六)
文藝	
玲瓏(小說)	子常(三九)
情痴(小說)	蝸牛譯(四三)
星洲的風(散文)	張枬(四七)
無題(詩)	余修(五五)
記別(詩)	李魯人(五六)
夜(詩)	沈和(五七)
青年生活	
寫給青年朋友們之二	梁仁甫(五八)
生活片段	宋梅占(五九)
孤獨	王洪濤(六四)

時代青年年第三卷(合刊)目錄

時代現象

做何感想?	一恒
日外務省將派菊池寬來華	董濟民
中國人的處世	陶菴
漫談現文壇	蝸牛
中國報和外國人在中國所辦的報	達人
研究·批評·介紹	
怎樣做一個非常時期的青年	王丙辰
華北農村婦女生活的探討	呂化
給中學生講考古學	侯仁之
顧炎武論文	蓬閣
文藝	
蓮轉(小說)	曹占
海德格博士的實驗	Hawthorne作李瑞生譯
母喪(散文)	汶源
默子講的故事	W.S. Maugham作沈和譯
初夏(詩)	馬際融
輓歌(詩)	前人
青年生活	
寫給青年朋友們之三(通訊)	許書五
靜靜的日午	李德俊
夜	方廣霖
魚船上	路星
阿房宮(詩)	彥珂